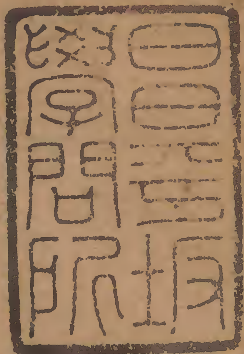


# 粵太記



自十六  
至十七

		九	漢
	一〇七	〇	書
一	三三六	六	門
〇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九	〇	漢
一〇七	〇	書
三三六	六	門
架函號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9076
冊數	10	( 6 )
函號	292	83





大正六年之十二月

廣南郭

敬啟者

因

是

九

在

此

年

廣南郭



大記卷之十六

嶺南郭棊篤周甫編

獻徵類

相垣勲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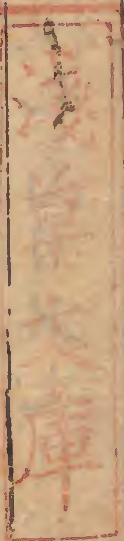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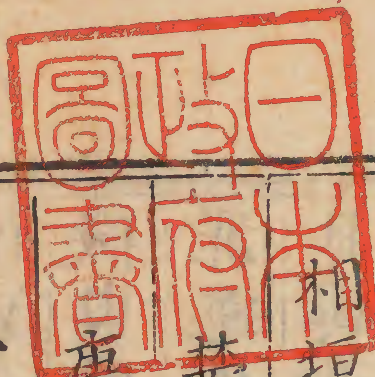
楚高固

唐張九齡 姜公輔 劉瞻

宋崔與之

明丘濬 梁儲 方獻夫 霍韜

高固南海人周顯王時楚子熊商滅越而臣服之是





為楚威王固以才能歸楚為威王相時魯君子左立  
明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鐸椒為威王  
傳以王不能盡觀春秋采取成敗分四十一章為鐸氏  
微由固進之大都楚君至莊王最賢致霸諸侯能討  
罪逆以服人心春秋進之其後復能繼述以故文教  
日興五羊啣穀萃於楚庭南海人為畫圖以表著固  
功故後世郡守猶繪諸廳事廣州稱五羊城者繇是  
始云史論曰董仲舒有言楚莊不專殺而霸埒諸桓  
文則進而中國之此鐸氏所謂微也高固以此引君  
俾之向道文教日興豈非賢哉吾以為奮武不過可  
以革面而揆文則可以革心楚國所以長久者高氏  
啓沃之功不可誣也

張九齡字子壽韶州曲江人父弘愈嘗僑寓南海生  
九齡其夕母夢九鶴盤天而下故以為名幼聰敏七  
歲知屬文年十三以書干廣州刺史王方慶方慶嗟  
賞之曰是必致遠會張說謫嶺南一見厚遇之居父  
喪哀毀庭中木連理中宗景龍元年擢進士第二人  
始調校書郎玄宗在東宮舉天下文學之士以道侔



伊呂科策高第遷左拾遺時帝初即位未郊見九齡  
上疏曰天者百神之君王者所由受命也自古繼統  
之主必重郊配蓋敬天命報所受也不以德澤未洽  
年穀未登而闕其禮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謂成  
王幼冲周公居攝猶用其禮明不可廢也漢丞相匡  
衡曰帝王之事莫重乎郊祀董仲舒亦言不郊而祭  
山川失祭之序逆於禮故春秋非之臣謂衡仲舒古  
之知禮者皆以郊之祭所宜先也陛下紹休聖緒于  
今五載而未行大報竊願以迎日之至升紫壇陳大

席定天位則聖朝之典無遺矣又言乖鑿之氣發為  
水旱天道雖遠其應甚邇昔東海枉殺孝婦天旱久  
之一吏不明匹婦非命則天昭其寃况六合元元之  
衆縣命於縣令宅生於刺史陛下所與共治尤親於  
人者乎古者刺史入為三公郎官出宰百里今朝廷  
士入而不出其於計私甚自得也京師衣冠所聚考  
名所出從容附會不勤而成是大利在於內而不在  
於外也智能之士欲利之心安肯復出為刺史縣令  
哉國家賴智能以治而常無親人者陛下不革以法



故也臣愚謂欲治之本莫若重守令守令既重則能  
者可行宜遂科定其資凡不歷都督刺史雖有高第  
不得任侍郎列卿不歷縣令雖有善政不得任臺郎  
給舍都督守令雖遠者使無十年任外如不為此而  
救其失恐天下猶未治也又古之選士惟取稱職是  
以士脩素行而不為佻倖姦偽自止流品不雜今天  
下不必治於上古而事務日倍於前誠以不正其本  
而設巧於末也所謂末者吏部條章舉羸千百刀筆  
之人溺於文墨巧吏猾徒緣姦而奮臣以謂始造簿

書備遺忘耳今反求精於案牘而忽於人才是所謂  
遺劍中流刻舟以記者也凡稱吏部能者則曰自尉  
與主簿繇主簿與丞此執文而知官次者也乃不論  
其賢不肖豈不謬哉夫吏部尚書侍郎以賢而授者  
也豈不能知人如知之難拔十得五斯可矣今膠以  
格條據資配職為官擇人初無此意故時人有平配  
之謂官曹無得賢之實臣謂選部之法蔽於不變今  
若刺史縣令精覈其人則管內歲當選者使考才行  
可入流品然後送臺又加擇焉以所用衆寡為州縣



殿最則州縣慎所舉可官之才多吏部因其成無庸人之繁矣如知其賢能各有品第每一官缺不以次用之豈不可乎如諸司要官以下等叨進是議無高卑唯得與否爾故清議不立而名節不修善士守志而後時中人進求而易操也朝廷能以令名進人士亦有脩名獲利利之出衆之趨也不如此則小者得於首求一變而至阿私大者許以分義再變而成朋黨矣故用人不可不第其高下高下有次則不可以妄干天下之士必刻意修飭而刑政自清此興衰之

大端也俄遷左補闕九齡有才鑒衆所見推吏部試拔萃選人及應舉者常與右拾遺趙冬曦考次數四號稱詳平開元十年遷司勳員外郎時張說為宰相親重之與通譜系常曰後出詞人之冠也遷中書舍人內供奉封曲江男十一年進中書舍人十三年帝封泰山說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所親攝官升出超階至五品九齡當草詔謂說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為先勞舊次焉今登封霈澤千載一遇而清流隔於殊恩胥史乃濫章黻恐制出四方失望方進草



尚可以改公宜審計說曰事已決矣悠悠之言不足慮既而果得謗御史中丞宇文融方事田法有所奏說輒建議遠之融積不平九齡為言說不聽俄為融等痛詆說幾不免九齡亦改太常少卿出冀州刺史以母不肯去鄉里故表換洪州都督徙桂州兼嶺南按察選補使始說知集賢院嘗薦九齡可備顧問說卒天子思其言召為秘書少監集賢院學士知院事會賜渤海詔而書命無足為者乃召九齡為之被詔趣成遷工部侍郎知制誥數乞歸養詔不許以其弟

九臯九章為嶺南刺史令歲時伏臘聽給驛省觀還中書侍郎以母喪解不勝哀毀有紫芝產坐側白鳩白雀巢其家樹二十一年十二月奪哀起復拜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固辭帝頗以為嫌答以喪已踰年不有至孝誰能盡忠朕以非常用賢曷云常禮哀訴竟弗許明年遷中書令始議河南開水屯兼河南稻田使上言廢循資格復置十道採訪使時天長節百僚上壽多獻珍異惟九齡進千秋金鑑錄五卷言前古興廢之道帝賞異之又與中書侍郎嚴挺



之尚書左丞袁仁敬右庶子梁昇鄉御史中丞盧怡  
交善終始不渝甚為當時所稱會范陽節度使張守  
珪以斬可突干功帝欲以為侍中九齡曰宰相代天  
治物有其人然後授不可以賞功國家之敗由官邪  
也帝曰假其名若何對曰名器不可假也有如平東  
北二虜陛下何以加之遂止李林甫無學術見九齡  
文行為帝所知內忌之乃引涼州都督牛儁客為尚  
書知政事九齡又執奏曰不可尚書古納言唐家多  
用舊相不然歷內外貴任妙選有德望者為之儁客

河湟一典使耳驟班常伯天下其謂何又欲賜實封  
九齡曰漢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漢法太宗之制也邊  
將積穀帛繕器械適所職耳陛下必賞之金帛可也  
獨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豈以儁客寒士嫌之邪卿  
固素有門閥哉九齡頓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過聽  
以文學用臣儁客擢胥史目不知書韓信淮陰一壯  
夫羞與絳灌等列陛下必用儁客臣實耻之帝滋不  
悅翌日林甫進曰儁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書邪九  
齡文吏拘古義失大體帝由是決用儁客不疑九齡



既疾帝肯因內懼恐遂為林甫所危值帝賜白羽扇  
乃獻賦自况其末曰苟効用之得所雖殺身而何忌  
又曰縱秋氣之移奪終感恩於篋中帝雖優答然卒  
以尚書右丞相罷政事而用僊客自是朝廷士大夫  
持祿養恩矣常薦長安尉周子諒為監察御史子諒  
奏僊客其語援讖書帝怒杖子諒于朝堂流瀼州死  
於道九齡坐舉非其人貶荊州長史雖以直道黜不  
戚戚嬰望惟文史自娛朝廷重其操尚久之封始興  
縣伯開元二十八年春請還展墓五月遵疾卒于私

第年六十有八贈荊州大都督謚曰文獻九齡體弱  
有醞藉故事公卿皆播笏于帶而後乘馬九齡獨常  
使人持之因設笏囊自九齡始後帝每用人必曰風  
度能若九齡否初九齡上金鑑錄帝雖陽為嘉賞實  
嫌其諷諭自為司勳負外郎加上柱國賜紫金魚袋  
進正議大夫及為相諤諤有大臣節當時帝在位久  
稍怠於政故九齡議論必極言得失所推引皆正人  
所建立皆光明俊偉事業武惠妃謀陷太子瑛九齡  
執不可如密遣宦奴牛貴兒告之曰廢必有興公為



援宰相可長處九齡叱曰房幄安有外言哉遽奏之  
帝為之動色故卒九齡相而太子無患安祿山初以  
范陽偏校入奏氣驕蹇九齡謂裴光庭曰亂幽州者  
此胡雛也及討奚契丹敗張守珪執如京師九齡署  
其狀曰穰苴出師而誅苴賈孫武習戰猶戮宮嬪守  
珪法行于軍祿山不容免死帝不許赦之九齡曰祿  
山狼子野心有逆相宜即事誅之以絕後患帝曰卿  
無以王術知石勒而害忠良卒不用帝後在蜀思其  
忠且有先覺為之泣下乃遣使祭於韶州厚幣卹其

家開元後天下稱曰曲江公而不名云建中元年德  
宗賢其風烈下詔褒贈制曰正大厦者柱石之力昌  
帝業者輔相之臣生則保其雄名歿乃稱其盛德節  
終未允於人望加贈寔存乎國章故中書令張九齡  
維嶽降神濟川作相開元之際寅亮成功謹言安我  
社稷先覺合於著蔡永懷賢弼可謂大臣竹帛猶存  
樵蘇必禁爰從八命之秩更進三台之位可贈司徒  
仍復遣使就韶州致祭所著詩文有曲江集二十卷  
子拯居父喪有節行後為伊闕令會祿山亂河洛陷



焉而終不受偽官賊平擢太子右贊善太夫其後昆  
多至數百人散處江南荆蜀至今不絕云

姜公輔字德文父神翊任舒州刺史有德政徙家日  
南生公輔登進士第補校書郎應制策科高等授右  
拾遺歸掃父墓召入翰林為學士歲滿當還上書言  
母老家貧賴祿而養以府掾俸給稍優乃求兼京兆  
府戶曹參奏特承恩顧才高有器識每進見敷奏詳  
明德宗器之朱滔叛謀合田悅以蜜蠟裹書間道邀  
其兄泚太原馬遂獲之以其書上聞泚不知也召還

京師公輔諫曰陛下若不能坦懷待泚不如誅之養  
虎毋自詒害不從泚遂家于長安俄而涇師亂建中  
四年十月犯闕帝蒼黃自苑北便門出幸公輔扣馬  
諫曰泚嘗帥涇原得士心向以滔叛坐奪兵權居常  
怫鬱不自聊不如遣人捕之使陪鑾駕若群兇得之  
必貽國患帝曰已無及矣遂行公輔從幸欲駐鳳翔  
倚張鎰公輔曰鎰雖信臣然文吏也所領皆朱泚部  
曲漁陽突騎泚若立涇軍且有變非萬全策也帝亦  
記方士桑道茂言遂趣奉天不數日鳳翔果亂殺鎰



帝在奉天有言泚已為帝者宰相盧杞曰泚忠正篤實柰何言其叛傷大臣心已而偽詔至且知群臣多勸泚奉迎乘輿者乃詔諸道兵距城一舍止公輔曰王者不嚴羽衛無以重威靈今禁旅單寡而士馬處外竊為陛下危之帝曰善悉內諸軍泚兵果至如所言乃擢公輔諫議大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帝徙山南至城固唐安公主道薨主性仁孝許下嫁常宥而遇播遷帝悼之甚詔厚其葬公輔諫曰即今非久克復京城公主必須歸葬今方行路且從儉薄以濟

士帝怒謂翰林學士陸贄曰唐安之塋不欲為塋擬宜令造一磚塔安厝為費甚微不應宰相閑預公輔密進表章但欲指朕過失擬自取名爾朕此拔擢為腹心乃負朕如此贄對曰公輔官諫議居宰衡獻替固其職分本立輔臣朝夕納誨防微而豫弼之乃其所也陛下以造塔役費微小非所宜言然宰相論事但問理之是非不論事之大小若造塔為是役雖大而作之何傷如其非則費雖小而言者何罪帝曰卿未會朕意朕以公輔才不足以相在奉天時已欲罷



免後因公輔求退朕已面許尋屬懷光背叛因循容  
至山南公輔知朕擬改其官所以固論造塔賣直取  
名也據此用心豈是良善贊再三救護帝怒不已乃  
罷為太子左庶子尋遭母喪服闋復為右庶子久之  
不遷泊陸贄為相以翰林之雅數問之贄密謂曰昔  
見郴州竇丞相嘗為公奏擬數矣上旨不允且有怒  
公之言謂竇參也公輔懼奏請為道士未報他日又  
言之帝問故公輔隱贄言以參語對帝怒黜公輔泉  
州別駕遣中使賫詔責參順宗立起為吉州刺史未  
就官卒憲宗時贈禮部尚書

劉瞻字幾之連州人其先出彭城後徙桂陽祖升父  
景鄜坊從事瞻奇偉有文學才思豐敏大中元年登  
進士第尋中博學宏詞科徐商辟署監鐵府累遷太  
常博士劉瑑執政素重瞻之為人薦為翰林學士拜  
中書舍人進承旨出為河東節度使咸通十一年以  
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時同昌公主卒懿宗  
捕太醫韓宗紹等送獄詔逮繫宗族三百餘人瞻喻  
諫官皆依違無敢言即自上疏固爭曰修短之期人



之定分。昨公主有疾醫者非不盡心而禍福難移竟成差跌。陛下徇愛女囚平民忿不顧難械繫老幼物議沸騰柰何以達理知命之君涉肆暴不明之謗帝不悅。瞻又與京兆尹溫璋等力諫帝大怒即日賜罷以檢校刑部尚書同平章事為荊南節度使常保衡與路巖共譖之云與醫官通謀投毒藥俄斥蕪州刺史翰林學士承旨鄭畋草制曰安數畝之居仍非已有却四方之賂惟畏人知巖謂畋曰侍郎乃表薦劉相也坐貶梧州刺史御史中丞孫瑄諫議大夫高湘等坐與瞻善皆貶嶺南巖等殊未慎按圖視驩州去長安萬里即貶驩州司戶參軍事命李庾作詔極詆將遂殺之天下謂瞻鯁正特為讒擠舉以為寃幽州節度使張公素上疏申解巖等不敢害僖宗立徙康號二州刺史以刑部尚書召復以中書侍郎平章事將還長安两市人率錢顧百戲迎之瞻聞之改期由他道而入居相位三月薨人以為常路之黨劉鄩者鳩之也瞻為人廉約所得俸以餘濟親舊之窶困者家不留儲無第舍四方餼饋不及門行已終始完潔



史論曰瞻之貶也天下以為戚及其見用市人猶驩  
非德業在人耳目曷臻茲乎意其贊元經體必有大  
過人者何則律身苦節有所不為斯其驗也傳曰人  
有所不為也而後可以有為瞻之謂歟  
崔與之字正子增城人少有奇節不遠數千里遊大  
學紹熙四年舉進士廣士繇太學取科第自與之始  
授潯州司法叅軍常平倉久弗音慮雨壞米撤居廨  
瓦覆之郡守欲移兌常平之積堅不可守敬服更薦  
之調淮西提刑司檢法官民有窘於豪民逋負毆死  
其子誣之者其長歆流之與之曰小民計出倉猝忍  
使一家轉徙乎况故殺子孫罪止徒卒從之和糴令  
下與之獨以時賈糴令民自槩漕使趙希懌令諸邑  
視以為法通判邕州未赴特旨留內差遣力辭之任  
論者高之邕守武人苛刻衣賜不時給諸卒大關漕  
司檄與之攝守叛者帖然乃密訪其首事一人斬之  
闔郡以寧擢發遣賓州軍州事郡政清簡彛特授廣  
西提點刑獄徧歷所部徃返勞瘁髮為班所至秋毫  
無擾停車裁決獎廉劾貪風采凜然浮海巡朱崖吏



請決諸神與之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  
民除害豈問神耶已而風作柁折惟陰禱於天須臾  
風浪帖息朱崖產苦荬民或取葉以代茗州郡征之  
歲五百緡瓊人以吉貝織為衣衾工作皆婦人役之  
有至期年者棄稚違老民尤苦之與之皆為榜免其  
他利害罷行甚衆瓊之人次其事為海上澄清錄嶺  
海去天萬里貪吏多厲民迺疏為十事申論之高惟  
肖嘗刻之號嶺海便民榜召為金部員外郎時郎官  
多養頃望不省事與之鉅細必親省決吏為欺者必  
杖之莫不震慄金人遷汴朝議疑其進迫特授直寶  
謨閣權發揚州事主管淮東安撫司公事寧宗親遣  
之奏選守將集民兵為邊防第一事既至浚濠開月  
河置釣橋易土城以甃因滁有山林之阻創五砦結  
忠義民兵金人犯淮西沿邊之民得附山自固金人  
亦疑設伏自是不敢深入揚州兵久不練乃分等教  
閱弩手鎗手皆以材力分為上中下三等騎兵則以  
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為高下先布陣勢五日一演習  
之月終比較加賞罰初置簽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



字那令旗頭奉乾卦旗出北門將卒視所向以往遇  
岡坡溝澗逕前不令迂繞取道使人馬相得遇險不  
懾緩急可恃為用令所部兵皆倣行之浙東饑流民  
渡江與之開門撫納所活萬餘都統劉瑄承密劄取  
泗州兵度淮而後牒報瑄全軍覆沒與之憂憤馳書  
宰相言與之乘鄣五年子養士卒今以萬人之命壞  
於一夫之手敵將乘勝襲我亟遣疆勇軍馬給以鎧  
仗及諸色馬彩旗幟使之巡淮隨處換易往來莫測  
金人入境宰相連遺與之三書俾議和與之答曰彼  
方得勢而我遽和必遭屈辱今山砦相望邊民米麥  
已盡輸藏野無可掠諸軍與山砦併力勦逐勢必不  
能久駐於是益脩禦備遣精銳布要害金人深入無  
功而和議將成闕兩淮制置命兩淮帥臣互相為援  
與之啓廟堂曰兩淮分任其責而無制闕都其軍則  
東淮有警西帥果能疾馳往救乎東帥亦果能疾馳  
往救西淮乎制闕俯瞰西淮特一水之隔文移往來  
朝發夕至無制闕則事事稟命稽緩誤事矣議遂寢  
召為秘書少監軍民遮道垂涕與之力辭召命竟還



將度嶺趣召不已行次池口聞金人至邊乃造朝首  
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為可憂致身內地始  
知內治未立之為可慮蓋內外之情不通最為今日  
大患人才進退言路通塞國勢安危係焉願於用人  
聽言之際一從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為外  
禦之圖合謀而參訂之務求至當又言立國之道在  
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  
壯矣沿邊被寇之民宜加寬恤春夏稅役請行減免  
前後累疏數千言陞秘書監兼太子侍講權工部侍郎

郎未幾成都帥董居誼以黷貨為叛卒所逐總領楊  
九鼎遇害蜀大擾以與之為煥章閣待制知成都本  
路安撫使陞辭奏曰天下之事須中外相應大小相  
維而後有濟蓋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  
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痒病皆切於  
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  
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  
係非輕且聞軍興以來帑廩告竭設若有警搏手無  
策而待請于朝恐無及矣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



以壯邊聲陛下當為蜀計上嘉納之是時二虜交攻  
往來寇蜀加以變故人情惶駭至即帖然時安丙握  
蜀重兵久每忘蜀帥之自東南來者至是獨推誠相  
與未幾金萬戶呼延棧等以洋洲來歸與之察其誠  
納之籍其兵千餘人皆精悍善戰金人自是不敢窺  
興元先是四戎司馬萬五千足有奇開禧後安丙裁  
去三之一嘉定損耗過半比與之至馬僅五千與之  
移檄茶馬司許戎司自於關外收市如舊嚴私商之  
禁給細茶增馬價使無為金人所邀凡關外林木  
加封殖以防金人突至隔第關盤車嶺皆極邊號天  
險因厚間探者賞使覘之動息悉知邊防益密總計  
告匱首撥成都府錢五十萬緡助糴本又慮關外歲  
糴不多運米三千萬石積沔州倉以備不測初至府  
錢僅萬餘其後至千餘萬金帛稱是蜀知名士若家  
大酉游似李性傳李心傳度正之徒皆薦達之沔帥  
趙彥呐有時名與之獨察其大言亡實移書廟堂言  
他日誤事者必此人也後果如其言與之以疾丐歸  
朝廷以鄭損代損史彌遠黨也既受代乾沒無能金



人謀知之大入與之再為臨邊金人乃退初關外四州和尚原仙人大散二關與之謂為必守之地恒備之損棄以與敵上流失勢國遂不支世皆咎損而恨與之之不久任也召為禮部尚書不拜便道還廣蜀人思之肖其像於成都仙遊閣以配張詠趙抃名三賢祠理宗即位授充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辭凡三命皆力辭俄授廣東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先是廣州摧鋒軍遠戍建康留四年比撤戍歸未踰嶺就留戍江西又四年每戰所向皆捷而上

幕府不報求撤戍又不報遂相率倡亂焚惠州長驅至廣州城聲言欲得連帥泊幕屬甘心焉與之家居有輿登城叛兵望之俯伏聽命曉以逆順其徒皆釋甲而首謀數人懼事定獨受禍遂率之遁去入肇慶以自固至是與之聞命亟拜即家治事屬提刑彭鉉討捕潛移密連人無知者俄而新調諸軍畢集賊戰敗請降桀黠不悛者戮之其餘分隸諸州帝於是注想彌切拜叅知政事踰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皆力辭乃訪以政事之孰當罷行人才之孰當用舍與之



力疾奏天生人才自足以供一代之用惟辨其君子  
小人而已忠實而有才者上也才雖不高而忠實有  
守者次也用人之道無越於此蓋忠實之才謂之有  
德若以君子為無才必欲求有才者用之意嚮或差  
名實無別君子小人消長之勢基於此矣陛下勵精  
更始擢用老成然以正人為迂闊而疑其難以集事  
以忠言為矯激而疑其近於好名任之不專信之不  
篤或謂世術將衰則人才凋謝如真德秀洪咨夔魏  
了翁方此柄用相繼而去天意固不可曉至於敢諫  
之臣忠於為國言未晚口斥逐隨之一去而不可復  
留人才豈易得而輕棄如此陛下悟已往而圖方來  
昨以直言去位者亟加峻擢補外者蚤與召還使天  
下明知陛下非疏遠正人非厭惡忠言一轉移力耳  
陛下收攬大權悉歸獨斷必是非利害胸中卓然有  
定見而後獨斷以行之比聞宰相進擬多沮格不行  
或除命中出而宰相不與知立政造命之原失其要  
矣大抵獨斷當以兼聽為先儻不兼聽而斷其勢必  
至於徧聽實為亂階威令雖行於上而權柄潛移於



下矣又曰邊臣主和朝廷雖知而未嘗明有施行憂  
邊之士剴切而言一鳴輒斥得非朝廷亦陰主之乎  
假使和而可保亦當議而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來  
變故層出賊盜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  
京城之災七年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耶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凜凜惟有求直言  
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  
實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  
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  
令其采訪外事及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  
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  
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  
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  
提舉洞霄宮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  
有問者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  
貪君之賜可乎聞者歎服凡俸餘皆以均親黨門無  
雜賓連帥部使者時候其門歲僅一再見未嘗干門  
外事嘉熙己亥十一月薨時年八十有二遺表言事



有萬變而隱乎微人惟一心而攻者衆出而大小忠  
良之臣箴規之日少入而左右佞倖之徒承順之時  
多倘戒謹之志稍衰則清明之躬易怠蓋天下以身  
而為本唯聖人以禮而自防毋不敬則內敬常存思  
無邪則外邪難入大書特書用以自警安行勉行久  
而有功事天則求其對越無愧之心報親則思其付  
託不輕之意登延碩彥以輔成王德惠養黎元以培  
固邦基經筵不徒親攷歷代興衰之故而為之監戒  
言路不徒廣求庶政缺失之因而急於變更責已可  
以弭天災正家可以厚風俗握君子小人消長之機  
而辨之在早審中國外夷盛衰之勢而防於未然凡  
興居食息之間無非恐懼脩省之地此則檢身之要  
者在乎恪意以行之上以綿萬年基業之傳下以均  
四海蒼生之福遺戒不許作佛事子姪俱不得求官  
階累封南海郡開國公贈少師謚清獻薨前數月書  
曰東南民力竭矣諸賢寬得一分民受二分之賜蓋  
絕筆也嘗刪處士劉臯語為座右銘曰無以嗜欲殺  
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



下後世平生無玩好涉筆嘗至夜分書室所養白宦  
鷄一隻而已官蜀時歲賦苗頭十五萬石舊及十萬  
即折輸以實私橐與之惟儲以充國用竒玉美錦一  
無所視去之日四路饋贖俗謂大送悉卻之子叔以  
納婦有奩田六百石責令歸之其恬然無欲蓋天性  
也家法清嚴親故倚勢妄作必見斥絕宰臣恩例不  
妄予人其姊嘗為史甥求官曰官非私贈物也竟靳  
不予邑子吳仁孫初第之官求先容正色曰入仕之  
始當以職業自見不患人不知已後聞其清謹密薦

之嘗經連州官民士子迎謁將行書教語曰有才者  
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反為累爾窮達自有定分枉  
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其愛君憂國之誠老而不怠真  
純臣也愛韓琦寒花晚節之句築菊坡以自適復以  
名其居後李昉英侍講經筵理宗思其風烈嘉歎久  
之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家大酉書其文集以為白  
麻不起千載一人蓋古未有辭相位者故云淳祐間  
廣帥方大琮肖像與張九齡祠于學謂之二獻宋史  
稱公屹然大臣之風與張九齡齊名異代近世莆陽



宋端儀著論謂公白麻不起之心即叔昉不食其祿之心其真能窺公之微哉

丘濬字仲深瓊山人祖普性仁愛專事濟人利物父傳早卒母李氏守志訓之濬生有異質讀書過目輒成誦日記數千言六歲信口為詩歌語皆警拔如詠五指山詩識者知其必為國器稍長博觀群籍年十七始習舉子業弱冠著論謂許衡仕元無能改於其俗又不能行己之道雖不仕可也殆發先儒所未發者正統甲子首舉于鄉主司全錄其五策兩試禮部名在乙榜卒業太學祭酒蕭鎡編修岳正深器重之正復為文送之南歸甲戌復試于禮部學士商輅主試事閱論策即意其為濬及揭名果然廷試當魁或以貌不揚乃寘第二甲第一選入翰林為庶吉士者十八人濬為首被命脩寰宇通志書成授翰林編脩濬既博洽群書發之文章雄渾壯麗四方求者沓至碑銘序記詞賦之作流布遠邇然非其人雖以厚幣請之不與天順七年兩廣用兵經年不決濬條列事宜李文達公賢一見之即代上之英宗嘉嘆付



所司舉行八年 憲宗登極充經筵講官成化元年  
陞侍講 命與修 英廟實錄或謂少保于謙之死  
當著其不軌之迹濬曰已已之變微于公天下不知  
何如武臣挾私怨誣其不軌是豈可信哉衆以為然  
功過皆從實書之三年實錄成進侍講學士經筵嘗  
進講貌雖不揚而吐音洪暢 憲宗竦聽甚悅五年  
丁母憂九年服闋復原職十三年續修宋元綱目成  
陞翰林院學士濬自出已見撰史畧謂朱子綱目以  
正統為主然秦隋之末有不可遽奪漢唐之初有不  
可遽予者乃作世史正綱以著世變之升降明正統  
之偏全有裨世教是年祭酒負缺僉謂非濬不可乃  
陞祭酒十六年加禮部侍郎仍掌國子監事謂西山  
真德秀大學衍義有資治道而於治國平天下之事  
缺焉乃采經傳子史有及於治國平天下者附以已  
見而其大要則尤在於審察其幾微之先以成天下  
之務故又首補誠意正心之要曰審幾微自為一卷  
其目有四曰謹理欲之初分察事幾之萌動防姦萌  
之漸長炳治亂之幾先著論發明慎獨內省真切有



先儒所未及者蓋其獨得之見也餘自正朝廷以迄  
成功化凡一百六十卷名之曰大學衍義補值 孝  
宗嗣位之初其書適成乃表上之 上覽之甚喜批  
荅有曰卿所纂書考據精詳論述該博有裨政治朕  
甚嘉之賜白金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陞禮部尚書掌  
詹事府事且命錄其副付書坊刊行濬累疏力辭且  
求致仕不允會修 憲廟實錄充副總裁官弘治四  
年實錄成加太子太保復三疏求致仕不允本年冬  
兼文淵閣大學士入內閣復三疏固辭不允乃奏請  
擇衍義補中要務行之 上見納乃就位務以寬大  
啓 上心忠厚變士習凡人才進退政事廢舉一惟  
祖宗舊典是循五年天變上疏大槩論 上改元之  
初歲在戊申與洪武初元同符宜釐革庶政盡復舊  
規因擬二十二事陳時政之弊其畧曰成化間彗星  
三見遍掃三垣地震無慮五六百次邇者彗見天津  
地震天鳴無虛日且異鳥三鳴于禁中考諸經史天  
變莫大於彗孛在三垣三台尤為重地變莫大於震  
動在京師邊防尤為危急矧禽鳥動物得氣之先春



秋二百四十二年書慧字者三地震者五飛禽者二  
今乃屢見于二十五六十年之間變不虛生必有其應  
天人相與甚可畏也臣願體上天仁愛念祖宗基  
業端身以立本清心以應務謹好尚勿流于異端節  
財費勿至於耗國公任用勿失于偏聽禁私謁以肅  
內政明義理以絕邪姦慎儉德以懷永圖勤政務以  
弘至治庶可以回天災消物異帝王之治可幾也疏  
凡萬餘言 上命諸司議行又請訪求遺書 上皆  
嘉納洪武永樂以來凡百司朝 覲命吏部都察院

考其尤不職者乃黜之不過數十人其後吏部患人  
言務以多黜為公方岳以下少有微瑕輒黜之黜者  
亦不敢訴濬深知其弊言于上曰唐虞三載考績三  
考黜陟今有居官未半載而黜者所黜徒信人言未  
必皆實此非唐虞之法亦非祖宗舊制也 上深然  
之會吏部上大小庶官當黜者幾二千人乃勅凡歷  
官經一考非有貪暴實跡者勿黜蓋用其言也七年  
加少保兼太子太保改戶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以  
目疾辭不允八年薨于官訃聞 天子嗟悼輟視朝



一日賻寶鈔一萬貫贈特進左柱國太傅謚文莊濬  
性剛直與大臣論政議所未安必反覆辯論言官論  
事亦以是非詰之不肯媵阿取悅無歲不求歸前後  
凡十三疏上皆不允間勞賜賚之使踵相接于門  
初經生文士以竒恠相高或不可句濬考南京鄉試  
及禮部會試凡恠詞險語皆痛斥之怨排不恤也及  
為祭酒尤諄諄為學者言之文體乃復渾厚士有慕  
道德者或過為詭異之行以徼名濬因考會試發策  
言之士乃知道以中庸為至詭異不足貴也其在太  
學論者謂師道尊嚴無愧李文忠公綜理微密則文  
忠公不及嘗謂朱子家禮最得崇本敦實之意作家  
禮儀節謂朱子微言散見於傳註語錄乃采其精切  
者彙為二十篇倣魯論語作朱子學的其他述著甚  
富居官四十餘年而自處無異常布產業僅能卒歲  
第宅不逾齊民在都城市屋于蘇州巷南規模卑陋  
聊庇風雨始終未嘗少拓人至于今呼為丘閣老巷  
所得俸餘即充官費絕無贏餘及卒南歸行裝自  
欵賜白金綺幣外惟圖書數萬卷而已正德初武



宗素知其名命孫當廢尚寶司丞卒復以曾孫郊繼其官 賜額祀于鄉曰景賢祠以濬配宋學士蘇軾以風示天下凡近世文臣生死承 恩眷之隆寔前此所未有者何喬新緝嶺南人物自唐張九齡宋余靖崔與之及濬四人尹直贊曲江其師東坡其匹世以為知言蔣冕像贊豪傑之士無待而興聖賢之學不強而能道適於用文達其意一世鉅儒兩間間氣程敏政叙其集曰先生懼學者之無本也有學的之編懼學者之不知變也有史綱之作懼學者之明體而不適于用也有大學衍義之補其言鑿鑿可行行之可以興治致吾君于堯舜使吾道不為空言蓋其志如此蔡清曰先生博極群書如巨海之吞吐百川含弘無際矣其才華國名世者四十年晚際聖明登之台輔取其所著書於太內以廣聰明權衡百度矣其道尊為國師門生學子遍天下矣自瓊以來所鍾人物未有如先生於乎其不為虛生也已

梁儲字叔厚順德石棧人生有異質兩輔骨隆起腦後骨如貫珠吐音洪亮識者知其不凡弱冠博學能文



成化戊戌試禮闈第一人廷對二甲第一人入翰林  
為庶吉士授編脩兼司經局校書侍 孝宗東宮講  
讀多所啓沃丁未充會試同考官尋侍講纂脩實錄  
成進洗馬壬子主順天鄉試又侍 武宗講讀戊午  
主應天試是冬封安南國王克正使饋遺無所受持  
大體不與陪臣倡和還遷翰林院學士辛酉主試順  
天壬戌與脩大明會典進少詹事兼學士遷吏部右  
侍郎轉左進本部尚書兼學士管 誥勅纂脩 孝  
宗實錄為副總裁戊辰主會試逆瑾惡其不附已持

摘會典紕繆降本部右侍郎 實錄成復尚書兼  
如故瑾憾不已傳 旨改南京吏部瑾敗 召還兼  
文淵閣大學士參密勿進直武英殿大學士加少保  
兼太子太保時都御史彭澤討流賊有功以土魯番  
事本兵欲寘之死儲力辨其誣澤止免官時論躋之  
壬申冬四方盜平進少傅兼太子太傅謹身殿大學  
士甲戌再主會試凡六司文衡考六載滿加少師兼  
太子太師華蓋殿大學士時楊廷和服除儲力薦起  
既至遜居已上士論多之戊寅夏奉安 孝貞皇太



后梓宮于 茂陵損益禮儀可為後法 武宗欲幸  
宣府儲與大學士毛紀哭諫於左順門不能止秦王  
請塞上沃地嬖臣朱寧江彬為援儲獨當制草上曰  
高皇帝令此地不以封非有愛也地廣饒產善馬士  
卒刁悍易生戎心奸萌縱吏不利社稷王受地毋俾  
德毋聚奸人毋多畜士馬謀不軌 上覽之大駭曰  
不意可虞若是其勿與 上欲自稱威武大將軍而  
以彬副 召儲草制手劔睨曰不草齒此於是儲免  
冠伏地流涕請死死不敢奉詔 上不能強擲劔起

儲善諫而持正皆此類也彬又請立江西藩世子為  
儲貳大臣會議于內閣諸正色曰 皇上春秋鼎盛  
何遽及此萬一有他吾輩伏鎖矣衆悚然議遂寢以  
一品滿九載進光祿大夫左柱國加特進寧藩反  
上親征偕廷和請遣將不聽與學士蔣冕扈從中途  
七請回鑾不聽 上欲於南都大祀天地上章言南  
北 配位不同典章不可紊乃不果郊上久駐南都  
欲遊吳適楚郡縣苦供億儲自執章奏跪泣行宮自  
未至酉得 旨乃起於是 駕旋時裏河兵夫數十



萬久次饑疫死者枕籍儲令有司散之民得息肩儲之力也在述三疏求退不報未幾與和等受遺詔定策往迎世宗入繼大統既即位寵眷方隆廷和忌儲陰使其黨論之遂乞骸骨上曰張九齡忠盡崔與之風槩鄉兼之矣慰留之至請益切乃可其奏遣官護送乘傳還鄉命有司歲給月米輿皂蓋異數也以定策功蔭子世錦衣衛指揮上疏辭免乃進其子中書舍人鈞甫尚寶司丞儲雅有文譽一時名士多出其門平生謙德雅量不矜功不伐善不言人過不為矯亢立朝四十餘年每持忠厚御史王濬請加典刑西安張璉論列詆毀給事中田賦請沒儲貲可減天下財賦之半儲皆不較且薦用之又御史李鐸亦嘗詆儲卒用為大理丞其休休有容若此卒年七十有七上嗟悼擢朝一日諭祭九壇贈太師謚文康儲號厚齋時稱為厚翁又號鬱洲所著鬱洲集若干卷子次揆次提但廕中書舍人孫敕尚寶司丞攷字思伯工詩畫與梁有譽黎民表輩為古文詞以廕補中書舍人鉸中書舍人魯孫紹曾己酉舉人有志行紹



喪能文好修稱其家兒云論曰大臣必有挺然不可  
回之節斯能以維持國是必有澄然不可撓之量斯  
能翕服士心無之者洵難其人哉若文康公草秦王  
制而悟上心不草威武大將軍制而有回天之力非  
其節之挺然者乎薦起成都而自鴛謙居其下容張  
連李鐸田賦諸人不根之謗而薦用于上非其量之  
澄然者乎 武宗晚年虛已任公卒能定國是安 社稷在

武宗洵有知人之哲而公真能任天下之重哉及歸囊蕭然不  
能僦屋以居後門生來者相與嘆息經營之嗚呼可謂清白宰相矣

方獻夫字叔賢號西樵南海人其先七世祖宗元宋  
季宦南海因家焉官至金紫光祿大夫祖用中號亭  
秋博學時號書櫃父遂舉鄉試卒于全州學正公幼孤  
穎敏自力于學祖亭秋勗誨之曰學非聖賢道不明  
非卿相道不行小子志之公益砥礪弘治甲子魁于  
鄉乙丑登進士第選翰林庶吉士乞歸養其母黃夫  
人及卒終喪起復授禮主事尋轉吏部驗封司歷文  
選員外正德中養疴隱居西樵與湛甘泉霍渭厓講  
聖賢中正之學嘉靖癸未以薦起授吏部考功司員



外郎時廷臣論禮惑於濮議公與張公孚敬霍公韜  
桂公萼席公書五人者堅主繼統不繼嗣之說

聖衷大悟於是 詔稱 孝宗敬皇帝曰 皇伯考

昭聖康惠慈壽皇太后曰 皇伯母 恭穆獻皇帝曰

皇考 章聖皇太后曰 聖母而稱 武宗皇帝曰

皇兄祭告 郊廟 社稷 頒諭天下復輯成書名

曰明倫大典 上自序之有曰 天錫我賢良方正

之臣公言公意絕不顧于身家忠膽忠肝奮所學而

贊朕是以群邪稍定大禮告成其簡在 帝心如此

甲申夏擢翰林侍講學士敬陳洪範之義與廖道南

前後上疏皆嘉納乙酉冬大禮書成擢少詹事會大

獄事起 上命獻夫署掌大理寺事與孚敬萼同為

三法司奉 旨問五臺縣納粟指揮張寅情罪并妖

人李福達等株連數十人二公欲盡入其罪公以去

就爭之事得直六年陞禮部右侍郎仍兼翰林院學

士是年九月獄成 上御 文華內殿召公等面諭

云昨大獄已結皆爾三法司署事官竭力用心問理

特賜勅褒諭爾等宜益持忠勤以輔贊朕公等拜首



曰臣等過承 恩寵優渥敢不竭盡忠勤以圖報稱  
上大悅是冬轉吏部左侍郎俄拜禮部尚書戊子夏  
加太子太保己丑春改吏部尚書庚寅夏以病力求  
去 上特准馳驛歸未幾遣行人蔡駿起公于家公  
勉副 上意壬辰夏至京師奉 勅兼武英殿大學  
士辦內閣事公控辭不獲既而歷俸一品考滿加光  
祿大夫上柱國夙夜思報尋以病乞骸骨疏三上奉  
旨許暫歸調理嘗 賜銀章曰忠誠直諒賜御札銀  
幣無筭蓋異數也後卒于家年甫六十 上震悼輟

朝一日贈太保謚文襄公生平以清忠自許以匡輔為志  
處則講學明道出則格心行道儼然有大臣風度所著  
周易約說西樵子稿大學中庸二原行于世子繁陰尚  
寶司少卿築武定知府廣州學祀公于鄉賢祠  
霍韶字渭先號元厓更渭厓自太原徙南雄後居南  
海之西樵太公學一父西庄公華俱贈太子少保禮部  
尚書公生而穎異年十九始發憤學業不知芬華可欲  
事竭力養親書居處恭三大字於所居齋前坐卧  
相對心無外馳曰他日對君亦唯在是其志蓋素定



也壬申入郡庠為提學江公潮所鑒拔癸酉提學王  
公弘以公首多士是秋中式鄉試第二名甲戌會試  
第一名廷試初擬首甲中書科倒用讀卷官閔防乃  
寘二甲第一名六月疏歸娶十二年丁丑西庄公卒  
守制讀禮暇日博涉群書著象山學辨雅樂訓釋正  
德辛巳北上游飛來峽山移文山神以熄虎患又毀  
大廟峽滂祠杜積年盜劫之害秋八月入京授兵部  
職方司主事時世宗即位上大禮疏明繼統不繼  
嗣之說力詆禮官議禮之非嘉靖壬午進三劄一曰  
為學言居處恭為聖學之大者為政言精任大臣為  
聖政之要者二曰六部政務言六官各舉其職以帥  
庶僚三曰為政在救積弊拯弊在正人心正人心在  
擴天理遏人欲其言井井有條理真致治之鴻畧也  
時以董賈比之又疏言學士不宜封伯科臣不宜以  
襲衣迎旨為衆所嫉乞歸甲申五月召命至疏辭  
極論大禮之議兩端而已曰崇正統之大義也曰正  
彛倫之大經也皇上於孝宗稱曰皇伯考於武  
宗稱曰皇兄於興獻王稱曰皇考其正也於廟祀



孝宗祝之詞稱嗣 皇帝姪於武宗祝之詞稱嗣  
皇帝弟於廟祀與獻皇祝之詞稱 皇帝孝子其正  
也是故 憲宗大統傳之 孝宗孝宗大統傳之  
武宗武宗大統傳之 皇上正統相承永傳無極所謂大  
一統也武宗於 皇上不失兄弟之倫 皇上於興  
獻不失父子之親所謂大綱常也疏上累承召命皆  
力辭開四峯書院集四方好古之士相與講明聖學  
丙戌大禮書成陞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侍講學  
士疏辭不敢受新命者五奉 旨不准辭賜文獻通

考一百卷丁亥三月出山赴召命至京議上大禮考  
証疏既入館上辭免日講疏及治河并救積弊疏陞  
詹事府兼翰林學士三辭不允乃就職上鹽法及任  
大臣疏又上慎保聖躬并采老臣遺議疏戊子陞禮  
部侍郎再疏辭允尋陞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掌詹  
事府事五疏辭允上謹天戒等疏又上郊祀疏激  
上怒入都察院獄尋宥免照舊供職上廓大公以贊  
聖治及慎選科道疏丙申陞南京禮部尚書己亥轉  
北禮部尚書奉 旨加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掌詹事



府事便行取來八月進聖功圖上灾異自陳疏寓見  
古書院九月抵京涖任上禁訛言疏庚子春上薛瑄  
後祀議庚子九月上灾異自陳疏不允十月卒于京  
師 詔贈公榮祿大夫太子太保謚文敏初 上命  
公入內閣辦事公力辭免蓋以明議禮之初心而警  
世之貪位慕祿者海內莫不高之蓋公忠直出於天  
性剛大由於所養其見所趨一國非之而不顧天下  
非之而不顧其節操一介不以與人一介不以取諸  
人歷官三十年位居上鄉身無華服食不兼味其澹

泊如儒生初則不認李時毛澄為座主後則不認三  
百士為門生其言曰諸士進矣天子不用為私臣吾  
儕敢曰士由吾進為吾門生乎至於引拔士類勤勤  
懇懇薦王守仁平粵寇用王瓊掌兵柄薦王九思康海  
李夢陽之文章氣節其薦若穴隱逸則曰臣不如其  
學林克忠人但見其昂然屹立而不知其中欿然不  
自足休休而有容也出則以身任天下之重居則以  
道為天下之望立朝章疏凡九十上皆闕軍民大計  
世道大防用之一國則一國治用之天下則天下平



學術正而德施斯普也其讓相有崔菊坡之風其犯  
顏有張曲江之直上嚴憚之每起居有失輒問內  
監曰霍謫得毋知否其見重如此公歿后朝士見檢  
夫揚眉善人重足咸嘆曰使公尚在寧有是耶其具  
思如此君子曰昔沒黯在漢淮南寢謀世宗初元  
大臣殫力襄贊求其謬諤不回有長孺之風者公一  
人而已公雖力辭相位然上眷優渥特加宮保有  
言必納當是時君子彙進朝野肅清孰非公弼翊之  
力哉予觀於是重有感于君臣相遇之殷已

外史氏槩曰天子置相以疏附贊襄猶大夏之  
有棟樑濟川之有舟楫任孰重焉嶺海隸炎方  
絕徼去中原緬邈戰國時有高固者為秦國相  
進鐸氏微而勲業無傳至唐開元曲江公舉道  
侔伊呂科首位台鼎先幾直節屹然有大臣風  
度崔菊坡公力辭綸命家大酉稱白麻不起千載  
一人自有二相而嶺南重於九鼎矣若姜公輔劉  
瞻輩亦錚錚有足稱者哉

憲皇御寓瓊山丘濬以宏博正大簡在



帝心當時經綸著於琬琰自是文康梁儲儼著風裁  
文襄方獻夫葆崇雅淡文敏霍韶雖力辭元揆  
弗居乃挺然若歲寒松柏且其疏諫數十炳如  
日星夫孰非黼黻之鴻猷耶故嘗觀之唐一代  
賢相首稱宋璟而曲江可與齊名自古以來未  
有辭相位者而菊坡毅然獨立若文莊之經濟  
文康之弼翊文襄之議禮則皆曲江之遺直也  
文敏之固辭則菊坡之流風也即如高固姜公  
輔劉瞻胥能効力殫忠我粵人貽光相垣者炳  
炳赫赫若此詎非山川之靈鍾于雋傑必為君  
子而不為小人必有益于國而不負于國豈他  
省可得而較軒輊耶攷之前禩厥有明徵後之  
當大任者其尚心諸先正之心而毋負天地生  
才之意哉敬次于篇以諗來者



皇大記卷之十六

皇大記卷之十七

嶺南郭棊篤周甫編

獻徵類

部院風猷

唐張九臯 張仲方 鄭愚 黃損

宋馮元 余靖 李大性 王大寶

李昴英 郭閻

明張度 陳德文 陳璉 羅亨信

陳鼎 李顯 薛遠 盧祥



邢宥 彭 詒 魯 能 李 嗣

張泰 張 津 王 績 先 光

唐 胄 黃 秉 陳 錫 鍾 芳

翁萬達 陳紹儒 譚大初 李義壯

鍾 卿 龐尚鵬 蒙 詔 李邦義

張九臯曲江人九齡之弟弱冠舉孝廉嶺南按察使裴

由先求賢推為南海郡司戶參軍及由先受命征五

溪蠻奏授贛縣令倚辦供億事平以前後宣撫御史

薦授朝散大夫巴陵別駕論功進始安太守兼五府

按察使會兄九齡入相奏言母老乞歸不許令九臯

辭遠就近乃左授南康別駕季弟九章亦為桂陽長

史以便歲時省覲無何罹母憂兄弟俱苦塊盡哀勺

飲不納以致骨立每行哭則畜犬隨號且有白雀馴

狎之祥鄉閭異之服闋除殿中丞又遷尚書職方郎

中已而九齡謫荊州九臯亦貶外臺遂歷南康淮安

彭城睢陽四郡守案有政績詔書褒異遷襄陽太守

兼山南東道採訪處置使以惠澤澄清著名進封南

康縣開國男屬西南夷騷動勢連川廣乃除南海太

守兼五府經畧節度使攝御史中丞召募敢勇繕治



樓船餉運不乏用省功倍而嶺海奠安上賜手詔褒  
之特授銀青光祿大夫溪洞貿易遷貨舶輻輳禁其豪  
奪遠人如歸秩滿遷殿中監入朝被委辨服御器用  
且夕勤勞成疾天寶十四年四月卒于西京年六十  
有六贈廣陵郡大都督府長史子九人捷端州刺史  
擢右金吾兵曹參軍拱不仕撫昭州刺史抗檢校戶  
部郎中後為侍御史氣高能直諫哲不仕捍建陽令  
揆援不仕抗子仲方最知名

張仲方字靖之童時朗秀父交高郢見而奇之曰此  
子非常必為國器貞元中仲方進士擢第宏辭歷官  
御史為度支郎中時太常定李吉甫謚恭懿博士尉  
遲汾請敬憲仲方駁議上怒貶遂州司馬未幾拜鄭  
州刺史敬宗立召為右諫議大夫時鄆縣令崔發因  
辱小黃門敬宗赫怒付臺推鞠及元日大赦獨發不  
宥仲方上疏畧曰鴻恩將布於天下而不行御前霈  
澤殆被於昆蟲而獨遺崔發由是發得不死時論羨  
之帝詔淮南王播造上已競渡船三十隻計用半年  
轉運之費仲方詣延英面論懇激帝令減造廿隻又



諫幸華清宮太和初出為福州刺史兼御史中丞福  
建觀察使三年入為太子賓客八年德裕罷相李宗  
閔復召仲方為常侍九年十一月李訓之亂四宰相  
中丞京兆尹皆死以仲方可京兆尹既視事不尚苛  
刻時將相從累者皆大僇仲方密令識之旋下詔許令  
收葬得認遺骸悉仲方之力也月餘鄭覃作相用薛元  
賞為京兆尹出仲方為華州刺史開成元年五月入為  
秘書監累加銀青光祿大夫上柱國曲江縣開國伯食  
邑七百戶二年四月卒年七十二贈禮部尚書謚曰

成仲方貞確自立綽有祖風自駁謚之後為德裕之  
黨擯斥坎坷而歿人士悲之有文集三十卷元仲端  
位終都昌令弟仲平登進士第為監察御史白居易  
稱仲方為人溫良冲澹恬然有君子德立朝直清貞  
亮肅然有正人風在官寬重易簡綽然有長者體寵  
辱不驚其心喜怒不形于色云

鄭愚番禺人家世殷富駟僮布滿谿谷皆純衣鼎食  
愚幼穎力學嘗作詩有句曰臺山初罷霧岐海正分  
流漁浦颺來笛鴻逵翼去舟隱然有濟川之志識者



知其公輔器也開成二年進士擢第釋褐秘書省校書郎索遷尚書郎咸通初為桂管觀察使所至廉察吏弊闔境肅然三年嶺南西道節度使蔡京苛慘淫刑為邕州軍士所逐詔以愚代之瘡痍嗷嗷方撫循不暇會南詔入寇安南都護蔡襲告急勅發荆南湖南兩道兵二千桂管義征子弟三千詣邕州受愚節度而嶺南東道又奏蠻兵必向邕州宜先保護未可馳赴乃勅愚分兵備禦而所發諸道兵竟不進襲又奏求益兵愚支杆半載邕州得免無虞朝廷復督責之愚乃自言儒臣無將畧請任武臣於是詔義武節度使康承訓代為節度使發荆襄洪鄂四道兵萬人與之俱亟往救襲則已無及矣承訓上言愚在鎮善禦守狀朝廷於是始知愚之功即召為禮部侍郎咸通八年知貢舉舊制詩賦多出古句為題士習蹈成篇時詔放雲南子弟還國愚以此試之士多闕筆及放榜鄭洪業第一人及第輿論咸頌其公云黃巢平後廣州殘破僖宗中和初命愚出鎮南海以撫綏功召拜尚書左僕射後三載愚薨無子詩文多散逸不



傳僅見一二首則皆奇作也初愚之涖桂也同平章  
事魏公崔鉉在荆南愚以鉉負海內重望乃袖文卷  
着錦半臂謁之鉉訝愚自為進士未嘗以文章及門  
寘案不視惟留夜飲愚辭出更衣寘從竊謂此去應  
是慚其不稱爾既而復易紅錦就席尤加煥麗衆莫  
能測鉉因愚出閱其所業歎賞至再曰真銷得錦半  
臂也愚鎮廣時嘗於越王山構亭作記今不傳

黃損字益之連州人少慷慨有大志築室于靜福山  
扁之曰天衢讀書吟嘯其中罕與浮俗接以博學

文聞於時尤善為詩每遇山水會意處操筆留題殆  
遍自謂所學未廣乃扁舟遨遊洞庭匡廬諸名勝納  
交天下士都官負外郎宜春鄭谷為湖海騷人所宗  
一見亟稱揚之舉其詩數聯謂曰君殆奪真宰所有  
也嘗相與定近體詩格世多傳之又嘗著書三篇類  
陰符鬼谷論脩治之術具有宏識議者每期以公輔  
器為有司所薦登梁龍德二年進士第歸自京師適  
廣州與梁絕乃仕南漢主龔納損謀國事多所咨詢  
稍親任之累遷至尚書左僕射取湖南數州皆其策



也會龔建南薰殿彫沉香為龍柱務極工巧少不如意輒誅匠者前後十餘人損進諫疏曰陛下之國東抵閩越西建荆楚北阻彭蠡之波南負滄溟之險蓋舉五嶺而表之犀象珠玉翠玳果布之富甲於天下所謂金城湯池用武之地也今民庶窮落而工役繁興天災人怨兵家所忌苟或不虞其何所恃以為戰且湘洛未平荆吳獷狻正宜務農息民以弘聖基庶遏強敵乃縱耳目之好盡生民之膏興土木之工傷樸素之化供一已逸歆而失天下心臣竊為陛下不取也龔不說會宰相缺群下多推損者龔謂左右曰我殊不喜此老狂父之病卒所譏述有桂香集行于世損為人該博多能性輕利重義嘗捐貲築高良之邪陂灌田疇百餘頃鄉邦賴之其在匡廬也與桑維翰宋齊丘相交善每執手論天下事二人自以為不及損力自負嘗遊五老峯懋小盤石有叟長嘯而至謂維翰曰子異日當位宰相然而狡狡則不得其死謂齊丘曰亦至宰相然而忍忍則不得其死獨異損曰此子乃有道氣當善終然才大位晦不過一州從事



耳損猥曰有才何患無位下僚曾足稽黃損邪叟笑  
曰非所知也其後維翰相晉齊丘相南唐皆見殺損  
雖位僕射實州從事祿也世以為前定云同郡有吳  
藹邵安石者亦知名藹字廷俊唐光化三年進士黃  
巢之亂為寇兵所獲朱全忠深器之置之幕府官至  
大記安石字公石亦唐乾符三年進士後仕全忠全  
忠督兵河上對壘晉人遣使匣金幣通好偽云永和  
重寶也須人主莊肅發之安石請以重囚啓鑰機發  
矢貫胸臆全忠嘉嘆擢右諫議大夫皆先損時然學  
行不及損也

馮元字道宗南海人幼嗜學從孫奭授五經大義又  
友崔頤為詞章沉鬱有思不妄交游惟樂安孫質吳  
陸參譙夏侯圭相交善群居講學或達旦不寢號四  
友大中祥符元年第進士授江陰尉秩滿會有詔流  
內銓取明經者補學官元自薦通五經時諫議大夫  
謝泌領銓事笑曰古治一經或至皓首子尚少能盡  
通邪對曰達者一以貫之可矣謝竒其對因問疑義  
辨析無滯即日聞上授國子監直講由是名震京師



久之遷大理評事擢崇文院檢討兼國子監直講王  
旦聞其名嘗令說論語老子群子第侍聽以其淹粹  
亮恪深加禮重因薦之八年真宗試進士殿中召元  
講易元進說曰地天為泰以天地之氣交也君道至  
尊臣道至卑惟上下相與則可以輔相天地財成萬  
化要之一誠之感而已上悅賜五品服遷太子中允  
直龍圖閣詔預內朝天禧元年以諫議大夫假節使  
契丹還遷太常丞兼判禮院吏部南曹皇子為壽春

郡王將講經資善堂帝欲得耆碩使之勸學王旦又  
薦元帝以年差少不用更用崔遵度四年遵度卒即  
擢左正言兼太子右諭德代其任它職如故數獻歌  
頌兩宮褒禮賜予甚渥仁宗即位改戶部員外郎為  
直學士兼侍講與孫奭以經術並進講論師生同升  
人兩榮之天聖三年改禮部郎中五年同知貢舉進  
龍圖閣學士預脩三朝正史十一月燎祭南郊為鹵  
簿使七年為翰林學士凡三禁職皆天下選而元兼



有士林休之八年以國書成進諫議大夫充史館  
 脩撰九年判吏部流內銓兼群牧使明道元年十月  
 享宗廟又為鹵簿使遷給事中景祐二年改禮部侍  
 郎兼翰林侍講學士知審官院復判太常禮院國子  
 監獻金華五箴上納其戒賜書褒荅四月領脩樂書  
 俄明年七月書成賜名景祐廣樂記特遷戶部侍  
 郎賞勞也四年春足疾氣愕屬其友李淑宋祁為銘  
 誌四月卒年六十三賜賻錢三十萬緡百匹贈本

部尚書謚章靖元性簡厚晝治官事夜還讀書替御  
 亦簡其面故能多識古今臺閣品式之事有所咨訪  
 咸能記之尤精易初七歲方讀易母夜夢異人以絝  
 蓮華與元吞之且曰善讀此後必貴顯元且老率三  
 日一誦易初善音者取上黨黍縱累為尺因裁十二  
 律以獻遂改大樂鍾石以合其私後有建言其非者  
 上遣中就舍問之元郎摘班固律曆志唐令兩說  
 付中人因對古者橫黍度寸今以縱亂橫其法非是  
 明日召見邇英閣上謂曰向考正大樂患其寢高而



急今也下而緩二者不得其中失在律卿言是矣因  
出橫黍新尺示群臣比縱尺差二寸一分而弱以較  
衡斗皆不讐微元言莫能正其謬也嘗預注真宗集  
同脩鹵簿記校後漢志孟子及律義疏又明楊雄方  
部學欲為諸首作章句并分撰國朝會要皆未成書  
家人攜其遺文得數百篇詩百餘草宋祁稱其清緻  
平粹類其為人史論曰宋以仁厚立國至仁宗培而  
豐之四十餘年隆平之治卓邁今古抑孰知其自資  
善堂而肇邪夫養成君德以運諸事業馮元之功於  
是為大何者玄雲釀雨驅雷電而潤群物雖曰大造  
之仁然謂非雲電之功不可也宋祁以賈誼董仲舒  
擬之愚謂元之所得為視二子者益多矣

余靖字安道韶州曲江人少博學能記經書子史下  
至雜家小說陰陽律曆外暨佛老無所不通以文學  
稱于鄉里舉進士起家為贛縣尉試書判拔萃改將  
作監丞知新建縣再遷秘書丞數上書論事建言班  
固漢書舛謬命與王洙并校司馬遷范曄二史書奏  
擢集賢校理會范仲淹以天章閣待制貶饒州諫官



御史莫敢言靖言仲淹以刺譏大臣重加譴謫倘其  
言未合聖慮在陛下聽與不聽耳安可以為罪乎汲  
黯在廷以平津為多詐張昭論將以魯肅為粗疎漢  
皇吳主孰聞訾毀兩用無猜豈損令德陛下自親政  
以來屢逐言事者恐鉗天下口不可疏入落職監筠  
州酒稅尹洙歐陽脩亦以仲淹故相繼貶逐靖繇是  
益知名徙監秦州稅已而復用仲淹被斥者皆召還  
惟靖以便養親乞知英州遷太常博士丁艱服除還  
朝復為校理同判太常禮院慶曆中仁宗銳意欲更  
天下弊事增諫官負使論得失親筆靖姓名除右正  
言與歐陽脩王堇蔡襄為四諫官時稱四賢靖感激  
奮勵遇事輒言慶曆三年司天言太白犯歲星又犯  
執法靖上疏請責躬脩德以謝天變使契丹辭日以  
所奏事書笏各舉一字為目凡數十事帝顧見之命  
悉條奏日幾晏乃罷進脩起居注開寶寺靈感塔災  
復上疏言五行之占本是災變朝廷所宜誠懼以答  
天意聞嘗詔取舊廬舍利入禁中閱視道路傳言舍  
利在內廷有光怪竊恐巧佞之人推為靈異惑亂視



聽再圖營造臣聞帝王之道能勤儉厥德感動人心則雖有危難後必安濟今自西陲用兵國帑虛竭民亡儲蓄十室九空陛下若勤勞罪已憂人之憂則四民安居海內蒙福如不恤民病廣事浮費奉佛求福非天下所望也且一塔不能自衛為火所毀况藉其福以庇民哉既不能為神不宜復建帝從之靖在職數言事嘗論<sub>言</sub>是竦姦邪不可為樞密使王舉正不才不宜在政府狄青武人使之獨守渭州恐敗邊事張堯佐以宮媛故除提點府界公事非政事之美且郭后之禍起於楊尚不可不監太常博士王翼西京治獄還賜五品服靖力爭之西鄙厭兵元昊納誓請和議增歲賜靖言景德之患近在封域之內而歲賜如彼今日之警遠在邊鄙之外而歲賜如此若元昊使還益有所許契丹聞之寧不生心無厭之求自此始矣擢知制誥元昊既歸欵朝廷欲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西境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和朝議難之會靖數言契丹挾詐不可既許即遣靖假諫議大夫往報至契丹從數十餘騎出居庸關見虜主於九十九



泉從容坐帳中辨論往復數十卒屈其議而還西陲  
以寧北邊亦無事遷知制誥史館脩撰皇祐二年遷  
衛尉卿知虔州丁父憂去懷智高反邕州乘勝掠九郡  
以兵圍廣州朝廷方顧南事就喪次起靖為秘書監  
知潭州改桂州詔以廣南西路委靖經制靖奏言  
賊在東而徙臣西路非臣志也即詔經畧廣東  
西盜賊智高乃西走邕州既而朝廷遣狄青孫  
沔將兵共討賊靖偕青敗賊於歸仁智高走大  
理邕州平靖遷尚書工部侍郎遣人入特磨道

擒智高母子弟三人生致之闕下斬之詔加集賢院  
學士皇祐五年交趾蠻申詔泰寇邕州殺五巡檢驛  
召靖以為廣西體量安撫使悉發荆湖兵以從靖至  
則移檄交趾召其用事臣費嘉祐詰問之嘉祐至給  
以近邊種落相侵報誤犯官軍願悉推治還所掠及  
械罪人以自贖靖信之厚謝遣去嘉祐遂歸不復出  
械送首惡五人于欽州斬于界上明年以尚書右丞  
知廣州首奏罷番舶裝船稅又請立法戒廣南官吏  
不得市南藥諸番貨英宗即位拜工部尚書代還以



疾卒于金陵三司使蔡襄為靖言特贈刑部尚書謚  
曰襄靖為人剛勁而言語恂恂不見喜怒所言不煩  
碎前後經制五管皆有惠愛在兵間未嘗廢書嘗夢  
神人告以終官而死秦亭故靖嘗畏西行及卒則江  
寧府秦淮亭也所著詩文奏議三史及武溪集行于  
世

李大性字伯和四會人積中子大性少力學尤習本  
朝典故以父任入官因叅選進藝祖廟謨百篇及公  
私利害百疏又言元豐制六察許言事章惇為相始  
禁之乞復舊制以廣言路從臣力薦之命赴都堂同  
審察僅遷一秩為湖北提刑司幹官未幾入為主管  
吏部架閣文字丁母艱服闋進典故辨疑百篇皆本  
朝政實蓋網羅百氏野史訂以日歷實錄核其正舛  
率有據依孝宗讀而褒嘉之擢大理司直遷敕令所  
刪定官添差通判楚州郡守吳曦與都統劉超合議  
欲撒城移他所大性謂楚城寔晉義烏間所築最堅  
柰何以脆簿易墜厚乎持不可臺臣將劾其沮撓不  
果會從官送北客朝命因俾薦訪具以實聞遂罷戎



帥召大性除太府寺丞遷太宗正丞兼倉部郎尋改  
工部陳傳良以言事去國彭龜年黃度楊方相繼皆  
去大性抗疏言朝廷清明乃使言者無故而去臣所  
甚惜也數人之心皆本愛君知其愛君任其去而不  
顧恐端人正士之去者將不止此孟子曰不信仁賢  
則國空虛臣所以為之寒心也孝宗崩光宗疾未能  
執喪大性復上疏言今日之事顛倒舛逆况今使祭  
奠當引見于北宮素惟不知是時猶可以不出乎檀  
弓曰成人有兄死而不喪者聞子臯將為成宰遂為  
衰成人曰兄則死而子臯為之衰蓋言成人畏子臯  
之來方為制服其服乃子臯為之非為兄也若陛下  
必待使來然後執喪則恐貽譏中外豈特如成人而  
已哉遷軍器少監權司封郎提舉浙東常平改浙東  
提刑兼知慶元府召為吏部郎中四遷為司農卿明  
年兼戶部侍郎出知紹興府甫一歲召為戶部侍郎  
陞尚書朝論將用兵大性條陳利害主不宜輕舉之  
說忤韓侂胄意出知平江移知福州又移知江陵充  
荆湖制置使江陵當用兵後殘燬饑饉繼以疾疫大



性首議賑貸凡三十八萬緡有奇前官虛羨凡十有四萬五千緡率蠲放不督民流移新復業者皆奏免徵權邊郡武爵本以勵士冒濫滋衆大性劾兩路戍司冒受逃亡付身凡三千四百九十有七道率繳上毀抹左選為之一清江陵舊使銅鑿錢重褚輕民持貨入市有終日不得一錢者大性奏乞依襄郢例通用鐵錢於是泉貨流通民始復業除刑部尚書兼詳定敕令尋遷兵部時金國分裂不能自存有舉北伐之議者大性上疏以和戰之說未定乞令朝臣集議

從之尋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引疾丐祠卒于家年七十七贈開府儀同三司謚文惠

王大寶字元龜海陽人其先繇溫陵徙潮州政和間貢入大學建炎二年廷試進士第二授左宣義郎南雄州教授未上八年差監登聞鼓院主管台州崇道觀乞祠家居復累年趙鼎謫潮大寶日從講論鼎謂曰君昔監鼓院以人有讒者今觀君文章學識直諒剛正廷臣無出其右抑何誣也君欲知讒者姓名否大寶曰不願知也鼎益賢之起知連州時張浚亦謫



君命其子棡與講學浚俸不時得大寶以經制錢給之浚曰如累君何大寶不為變代還言連英循惠新恩六州居民纔數百非懋遷之地月輸免行錢宜蠲減高宗謂大臣曰守臣上殿令陳民事遂得知田里疾苦所陳五六得一可行其利亦不細矣乃命廣西諸司具減數聞尋改知袁州表進所著周易證義六卷上謂執政曰大寶留意經術其書甚可采可與內除遂除國子司業兼崇政殿說書奏江南諸州有月椿錢無定名數吏緣為姦刻剝民又有折帛錢方南渡兵興物價翔貴令下戶折納務以優之今布帛匹四千而令輸六千盍委監司覈月椿為定制減折帛惠小民詔戶部詳其奏直敷文閣知温州提點福建刑獄道臨漳有峻領曰蔡岡藜薄蔽翳山石犖确盜乘閒剽劫大寶以囊金三十萬募民扶藪甃道十餘里行者便之尋提點廣東刑獄初孝宗居潛大寶奏于高宗曰陛下富於春秋儲貳之事殆末容議竊見天族近屬毓德郡藩有年矣臣望斷自淵衷擇可立者寵以王爵係中外望高宗嘉納至是孝宗即位除



禮部侍郎大寶言古致治之君先明國是而行之以  
果斷自軍興以來曰征曰和浮議靡定太上傳丕基  
於陛下四方日俟恢復國論未定衆志未孚願陛下  
念祖宗積累之業痛河朔陷溺之民革奸蠹未除之  
宿弊篤緝熙光明之聖學內脩外攘斷然行之則中  
興之功可指日冀矣擢右諫議大夫首論朱倬沈該  
之罪皆行其言江澈督師荆襄大寶劾其不能節制  
坐視方城之敗疏再上澈遂落職謫台州張浚復起  
為都督大寶力贊其議及視師符離失律群言洶洶  
大寶言危疑之際非果斷持重何以息橫議未幾湯  
思退議罷督府力請講和大寶奏謂今國事莫大於  
恢復莫讐於金敵莫難於攻守莫審於用人章三上  
除兵部侍郎起居郎胡銓即奏曰近日王十朋王大  
寶相繼引去非國之福未幾以敷文閣直學士提舉  
太平興國宮乾道元年落職致仕復召辭免降詔獎  
諭曰卿有淳深之學剛毅之操頃在言路不畏強禦  
直諒之聲聞天下故起卿於里居冀聞卿崇論宏議  
也起為禮部尚書入對言理財之道當務本抑末右



正言程叔達奏大寶乞復免行錢非是以舊職提舉  
太平興國宮致仕尋有疾疾革歎曰大恩未報功業  
難成中原雖戴宋未忘然恢復之期玩歲愒月恐未  
可冀也卒年七十七所著有諫垣奏議六卷經筵講  
義二卷遺文十五卷及易詩書解行于世

李昉英字俊明號文溪番禺人父奉直大夫諱天棊  
有隱德母黎氏有娠夢大星降庭生公弱冠登進士  
第洪平齋徐梅壑諸公異其才以為南方間氣調推  
平反青讞民無寃者時守陳孝嚴鷙悍刻下過

致變作公委身蕩平之端平乙未戍卒亂由惠州直  
趨番禺承平日久人不知兵守帥曾治鳳航海潛去  
公與崔清獻公提兵討之又偕楊汪中出城諭賊事  
平召除太學博士入朝理皇以膽畧褒美首上疏言  
畏天變恤人言追斥王安石叛經之罪風紀凜然提  
舉閩粵貪吏望風解印蓋氣節之悚人也如此淳祐  
初杜公範入相與劉侍御漢弼徐祭酒元杰時稱為  
三賢僉力薦公公至抗言時事一曰定國本二曰去  
權奸三曰斥絕宮媪闈寺尤奮激論列伸三賢暴卒



之寬士論壯之上嘗從容謂宰執曰李昂英南人無  
黨進秩兼講筵公益自感勵知無不言劾奏史嵩之  
奸譎貪殘罪浮四凶宜遠竄荒裔疏三上迺出嵩之  
于外時陳韡趙與箴輩夤緣為孽公力詆之至引上  
裾奏不納止與外遣三學生用李師中送唐介韻餞  
之有庾嶺梅花清似玉一番香要一番寒之句輿論  
傳誦未幾用徐清叟薦除直寶謨閣江西提刑兼知  
贛州被召赴闕兼國史實錄院檢龍圖閣待制吏部  
侍郎屬中官董宋臣竊弄威福御史洪天錫文之解

言職去昂英奏乞與天錫俱貶留疏拜辭竟遂其高  
毅然返初服至其廬墓卓行積倉惠民孝弟之化及  
於尚酋尤有出於感移化道乎之外者及歸田賦詩  
抱道自樂湛然若終身焉謂為立身制行大節足以  
庶頑而立懦非耶卒之前一夕大星殞既而公沒正  
人固繫天象哉所著文溪集二十卷行于世

郭閻字開先番禺人治書三預計偕衰然為舉首柳  
南廬方春柄文衡得其文驚異以為乾淳而後復見  
此作登淳祐甲辰進士第調真陽尉再調鬱林學官



擢知高要縣有政聲秩滿授梅州僉判改秩宰平江  
尋擢監察御史知無不言糾正奸邪不避權要其所  
彈擊公論莫不快焉初廣州置買銀場本與商舟為  
市後從而征之歲久弊滋吏緣為奸征及民戶租米  
民甚苦之又提舉鹽司以監科配民戶價多而監少  
深山窮谷罹其害者不少二事皆害民之尤者閻條  
奏上聞得旨俱罷民以為快作感恩齋以報之汀贛  
壯丁往來潮惠循梅境以販鬻為事紹定間泐征權  
激關合江閩兵乃克靖亂朝旨免權四州監職此之

由繼又權之悍民遂相挺為盜閻力奏罷之又奏選  
庶恕以宣德意斥貪繆以幸天下凡所題請無非為  
國根本慮遷右正言首陳聽言容言之道以廣上心  
又言士大夫奔競成習狂躁成性營求薦引直欲一  
蹴而造班行至於寃縱奸邪殘害良善忍使盜賊感  
恩而民負怨是忍於負國負民而不忍負盜賊又言  
今天下之患莫甚於上下不相應易帥閫拔偏裨旌  
死節誠方今急務而應令者率文具緩急恐難倚仗  
乞選朝臣出使審核虛實庶幾募兵督餉不敢為欺



時禁廷臣莫得預知兵事間乃言臣居言責天下事皆當預聞况邊庭之大者於是兵糧實數皆關白諫院間自官臺諫悉心憂國形神日耗循至病革所言皆軍國大事不及其私卒年六十六間素清潔家無餘財屬纊之日幾無以歛上嗟悼之贈恤特厚廣人德之以間配享菊坡祠

張度字景儀增城人風儀偉特未冠時有相者見之曰山角淵庭柱石材也以才學聞元季舉茂才為高要縣學教諭遭亂棄官歸杜門讀書而業益進洪武

壬子舉于鄉計偕如京師會罷科舉詔選賢能補

憲職遂擢監察御史度以譽望振一時彈劾務持大體高皇帝重之時諸勳臣連姻帝室多怙勢者度每事檢舉風采凜然朝著為之屏迹嘗建議立張巡許遠廟于歸德州以勸忠上亟命有司舉行焉魏觀知蘇州治張士誠故宫為府署有司以為言

高帝使度偵之度往變姓名為日者入吳縣學宮廉其實還奏稱旨或言度在吳縣學宮每師生會膳度就食惟分其餘以故人益不疑而事情益覈上



粵大記 卷七  
聞而深咎之尋誅畿輔諸郡守推度知常州府治政  
公勤人不敢干以私雖公務倥偬不廢文業勸勉郡  
人俾知向學禮教藹然大興前郡守何用脩公廨建  
庠序祠宇未畢以罪去度力終其事而民不以為病  
治行為畿輔第一遂召為吏部侍郎嘗條舉選法之  
不當者數十事 上之皆見用居法從六年考績得  
贈其父復禮吏部侍郎母林氏德人進本部尚書藻  
鑑人品銓選得體持廉秉公朝野欽之後以小誤當  
獲微譴閉戶一夕憤惋卒人皆傷之度為人清謹有

不與人尊之以為有崔清獻風流云始度本番  
禺人番禺有鄉曰黃岐角皆張姓環居之室廬櫛比  
燈火連接讀書之聲相聞宋紹興間有堦者始遷於  
禮園社堦生飛一通周易能會粹諸家書之說而折  
衷之廣之士大夫推為宗師號曰黃岐張氏易二子  
彬甫鄰甫皆善傳父經

陳德文字文石保昌人洪武十九年舉文學授台州  
通判越二年左遷枝江令又遷縉雲監稅所至有稱  
以兵部尚書唐鐸薦拜北平道監察御史明年擢按



察使三十年使西番撒馬兒罕等國開通西域居十  
有二年充舉使職不辱君命永樂五年回京凡所歷  
之國采訪風俗作為詩歌歸日進呈 成祖嘉之擢  
僉都御史後內閣脩西域志多案其言八年二月隨  
駕征迤北十月迤北平 上念久勞王事進右都御  
史賜衣十襲名馬二匹及漢尉四名充伴還鄉省墓  
九年六月復 詔回京十二年三月卒于位進左都  
御史階 諭賜塋祭

陳璉字廷器東莞人自幼聰敏喜學從黃勳受書經

領洪武庚午鄉薦為桂林府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  
都督韓觀總兵鎮守廣西猛悍不下士聞璉之教悅  
服每加禮焉秩滿陞國子助教永樂初近臣言璉有治  
才不宜置之散地召試在優等擢知許州始至人以  
儒者易之少有警發衆為悚懼乃更以寬厚寧民俗  
多淫祠戒諭之俗遂漸變未幾代還改滁州均徭役  
時征歛禁奸戢暴民用大和 太宗皇帝巡幸北京  
所過先遣廷臣察吏治問民隱治有異效者加陞擢  
焉衆皆言璉績最滁人恐失之詣闕乞番遂陞揚州



知府掌滁州事賜綺衣一襲鈔五百貫禮部宴餞給  
驛還任滁州又九年陞四川按察使四川去京遠民  
不畏法豪吏黠昏奸弊百出璉至一治以法不少貸  
軍中暴橫有號虎彪太歲者人莫敢犯犯輒受奇禍  
庶得其實密遣人捕之皆寘之重典乃建言修武備  
慎刑罰明禮制復義倉正風俗等九事 上嘉納之  
宣德丙午吏部言璉持憲非所長然素有文學永樂  
間嘗獻歌頌 上雅知之召還改南京通政使俾專  
掌國子監事師道尊嚴善於訓迪士類悅之丁內艱  
正統初起復調南京禮部左侍郎又五年致仕璉德  
行潭懿文詞典重人愛之若拱璧其所進者有巡狩  
頌平胡頌饒歌鼓吹摺紳士大夫求碑銘序記詩賦  
諸作足相躡於門應之如響昔故著作最多所至學者  
考德問業無虛日黃蕭養作亂璉建制禦綏靖之策  
竟平之卒年八十五初去滁時滁人侑之于醉翁亭  
與歐陽脩王禹偁為三賢祠東莞縣知縣吳中祠之  
與李用李春叟亦曰三賢云  
羅亨信字用實東莞人幼穎敏好學永樂甲申進士

東莞縣志

二十六



授工科給事中往浙江視水災奏蠲嘉興海鹽崇德  
三縣稅糧凡五十餘萬石調吏科尋陞右給事中適  
註誤連坐謫交趾胥吏九載洪熙改元用太子洗馬  
張瑛薦起為監察御史嘗往通州察倉庫之弊誅民  
之尤無良者數人道路肅然巡按真定等府清軍山  
西所至有聲宣德中受勅治鈔法京師商賈漸見通  
用有言亨信堪任方面者詔食按察司僉事俸仍治  
鈔法宣德乙卯陞右僉都御史命往平涼等處練兵  
備邊 上念邊境苦寒璽書慰諭且賜以幣正統丙

辰與都督趙安率洮岷等衛兵巡邊遇虜安與都督  
蔣貴用都指揮安敬議逗撓不行亨信至其營斥之  
曰汝輩受國厚恩臨敵退縮安用汝握重兵為即上  
章劾貴等老師玩寇敬怯懦不忠侵剋軍餉 上命  
兵部尚書王驥往詢皆如言置貴于法斬敬以徇自  
是將士股慄用命出輒獲逆西以寧奏捷陞俸一級  
賚白金文綺先是聞父喪請歸守制 上以邊務方  
殷奪情視事至是始命馳驛歸葬往返皆賜楮幣千  
緡奉勅巡撫大同宣府總督屯種給贍軍餉興利除



害為久安計每歲初秋回京議事條奏汰冗官省虛  
費積邊儲禁私役請脩各衛土城以絕虜覘伺又言  
虜酋也先專俟釁端圖為入寇宜預於直北要害增  
置城衛備之不然恐貽大患議者寢不行后有土木  
之難人以為知微云時叅將石亨欲以大同四川七  
縣之民三丁取一為兵又請勅令軍餘盡撥屯種量  
畝起科亨信奏言北虜方驕邊民疲甚加以邊地鹵  
薄若如言是絕其衣食而逼其逃竄也且當今事勢  
正宜布恩信以結人心苟絕其衣食未有得其心者

從之戊辰冬進右副都御史己巳秋轉左副都御史  
賚文綺白金有加會也先入寇所至州縣文武官皆  
遁 英廟方北狩人心洶洶亨信時在宣府孤城危  
甚當國者建議趣召宣府總戎官率兵入衛京師或  
欲遂弃其城衆紛然爭就道亨信乃毅然仗劍坐當  
門拒之且下令口敢有出城者手斬之衆遂定城中  
老稚歡呼曰吾屬生矣因設策捍禦虜不敢南人莫  
不多其功歲庚午以年踰七十上章致仕會報宦官  
喜寧偕虜詣城下議和密遣驍將楊俊伏兵擒之虜



憲乃息 上賜璽書有為國除患之褒復賜白金文綺不俞所請是秋回京陛見辭益力因免冠叩首上見其着兜鍪處顛髮皆盡乃許焉致仕八年卒年八十有一按土木之變國事帖危亨信力守孤城以抗強虜識者謂其有社稷功豈不偉哉

陳鼎字重器新興人性端敏篤志于學聲聞早著登永樂甲午科鄉薦明年登進士擢監察御史彈劾弗避權勢出按雲南江西四川所至畏服遷江西建昌知府 賜璽書馳驛而往涖政明斷民不敢欺護衛

官校橫暴卒置于法治解穿地得金璧玳玩悉封進其清介如此父以貞往親入解舍視其四壁蕭然喜而嘆曰吾家本儒業汝能澹泊可無愧矣超拜右副都御史捕蝗河間諸郡有惠愛改刑部侍郎明慎科條獄無冤滯寮屬莫不敬讓之剛直之氣薰介之操為朝著屬望在官年四十有八賜葬祭學士王英銘其墓曰卓哉賢臣允矣君子人以為確論妻淑人鄧氏見列女傳

李顥字思誠登正統丙辰進士授戶部主事改刑部



皆有治聲景泰間僉福建按察司事公明而有斷一  
時風裁凜然陞福建布政司叅政提督海道興化有  
豪家隸戎籍連姻衛帥怙勢武斷鄉曲威奪人田地  
子女莫敢誰何顯廉得其實捕寘於法闔郡稱快郡  
有郭孝子墓祠久廢顯為重建之其他善政尤多累  
遷山東布政使所至著能聲天順四年春正月入覲  
詔簡天下諸司府州縣官操履端嚴政蹟超卓者得  
十人顯與焉賜金織襲衣宴于禮部還任以憂去服  
幾闋銓部齋符促起浙江視事尋擢工部右侍郎嘗  
督築蘆溝河天津迤北一帶河口錢塘堤岸五千餘  
丈俱有成功錢塘事竣乃乞休歸抵家而卒

薛遠字繼遠海南前所人前工部尚書祥之孫正統  
壬戌進士授戶部主事景泰中遷郎中天順改元使  
交南還進本部右侍郎成化改元王師討兩廣蠻獠  
公督餉兵食賊平陞左侍郎進尚書督總糧儲丁酉  
乞致仕弘治壬子以建儲恩詔進階榮祿大夫乙  
卯八十二歲卒遠敏而好學于禮樂兵刑天官律曆  
無不涉其要尤熟國朝典故在戶部最久均節委



積內外遠近多寡輕重莫不法式會較出納吏胥拱手每歲中外競陳利害迭為行罷有司不知所從公以為凡若此者一切報罷官省民安時論躋之嘗曰馭吏嚴刑以懲不若先事而發善革弊不若無弊可革其慮事中理多類此遠本廬州府巢縣人洪武中祖祥得罪死父能坐是謫戍海南衛遠發身儋州學既大用有司為建祖孫尚書坊

盧祥字仲和東莞人幼多技能年三十始習舉子業往從其兄全州訓導寬遊正統戊午遂領廣西鄉薦成登進士高等擢南京禮科給事中多所論建凡六年而丁外艱服闋補吏科論北虜也先僭號之由劾大臣王文項文曜等為人所畏憚未幾以言事謫山西蒲州判官天順改元召為禮科給事章疏剴切多見聽納成寅陞南京太僕寺少卿尋以內艱歸甲申補順天府丞其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巡撫延綏至則嚴武備肅綱紀正賞罰屢以捷聞賜白金文綺議者欲進其秩宿典銓部有憾遂為所沮因以書抵其外甥祁順思求退休順荅曰昔人謂使營菟喪



吾將老焉論者有猶豫留時之謂舅何為而不早決也丁亥冬得謝歸明年五月卒年六十六祥以氣節自高性寡合與同官林聰最厚凡所獻納必協力成之故其名稱亦相頡頏云祥嘗學春秋于安福吳節教其子士廉從子皞皞調俊皆預賓興由是邑子之學春秋者益盛所著奏疏詩文號行素集藏于家

邢宥字克寬文昌人登正統戊辰進士任四川道監察御史景泰初治宦者王振黨獄督通州糧實宣府郎有耿能之譽後屢出按於福建則排鎮守尚書

希璉延平鎮東二衛互易之議緩犯禁入海數十人疑獄奏留八郡赴部匠役築永安等四城於遼東不從都御史寇深抑副將焦禮邊功之囑於河南奏革循河出潁達南京數十驛隨在聲稱赫然天順庚辰陞知台州一尚寬以矯前弊民甚信服居四年兩以巡按時事就逮民數千人赴京告留竟坐是降尹晉江未三月會赦復職改蘇州蘇俗素過侈抑之以誠朴成化乙酉郡大饑宥調貸甚勤發官儲勸富民活饑民殆四十萬口公帑不空富室無擾論者謂荒政



之最善者至刑名錢谷上供送迎調發諸具繁夥素  
號難辦處之綽然丙戌擢叅浙藩仍知府事後數月  
遂進左僉都御史就撫南畿并理嘉湖杭三府糧儲  
提督屯種戊子 勅飭理兩浙監法己丑 勅考察  
文武官負前後五奉 勅書庚寅議事上京再上章  
始得致仕宥稟性廉介於人不少假借外朴內明好  
讀書於詩文不苟作作必有意趣字亦適美有法處  
家庭孝友田產多讓諸弟歸休囊橐蕭然如書生時  
所著有湄丘集丘濬為其像贊曰五嶺之南大海之  
外山川秀氣于此焉萃立朝著蹇蹇之節出守敷優優  
之治總憲綱存法外之仁制國用寓利中之義衆方  
俟其有為乃急流而勇退斯人也介而有執直而不  
肆不徇時之好必行己之志非但秀出嶺海之間殆  
所謂天下之士也與

彭誼字景宜東莞人初仕工部司務正統己巳邊事  
起有 旨大臣舉風憲須老成人部以誼應陞湖廣  
道監察御史時王文掌院事號嚴明御史啓事不合  
輒瞑目不答獨禮重誼景泰庚午南直頻勞民有殍



誼往賑濟日走數邑不憚民賴活者甚衆壬申河決  
張秋隄水東趨不由道奉勅脩理先是尚書石璞暨  
都御史王暹洪英各言方畧試輒敗誼乃督役夫從  
旁濬之約先畢先息不限日既濬決水勢緩隨即塞  
之水復故處漕輓通以功陞正六品俸甲戌陞大理  
寺丞乙亥陞右僉都御史奉勅提督紫荆白羊倒馬  
等關律將治兵脩築城保按古法造神臂弓守之尋  
復奉勅提督各關倉糧保定等衛屯糧會忤權貴得  
罪天順丁丑左遷紹興知府民告饑即發倉卹之或

謂當上聞否且得罪誼曰待請而發則轉溝壑者多  
矣吾何愛一身而不以活萬命明年有秋民爭委輸  
不踰月而倉復盈先是郡縣官田稅重耕者不得食  
而流移焉賦多逋負責歸於官輒不滿秩去誼請計  
畝起耗減重增輕民便之又因暇築白馬閘鹵壓不  
入溉良田若干頃歲獲穀若干斛一郡蒙其利九載  
陞山東左布政使去之日蕭山民有感德者持海味  
二器為餽峻卻之其人愧謝而去居山東一載陞工  
部左侍郎未幾改右副都御史巡守遼東先前任者



與太監總兵不相能不以邊儲為意倉無再歲之支  
虜覘知之聲言入寇誼既至獲諜者訊焉盛稱林翳  
騎阻糧少士饑以故無恐命斬以徇衆哀抹乃免於  
是反諜語之曰汝虜恃翳汝不見中國匠剡木器乎  
遣萬卒持之使之剡木十不崇朝可盡也芻糧又在  
吾度內發民萬家運之山斯積矣汝虜何恃耶諜報  
虜未以為然秋發餉實鐵嶺三萬諸衛相繼於道虜  
始有懼色既乃大閱命將調發建大將軍旗鼓出廣  
寧度遼陽部次嚴整遇虜別隊命都指揮崔勝進兵  
擒斬之奪其馬匹器械輜重虜奔潰自是遠遁成化  
辛卯三月捷聞降勅獎諭癸巳統師征小黑山虜寇  
斬獲六十二級燒燬連州麥州等巢穴搜獲馬匹牛  
羊無筭全軍而還復降勅獎諭之時總督太監橫徵  
諸屬衛誼乃令所屬凡移文不經本院議處者皆令  
覆請違者以軍法從事霄焰頓息邊人德之在遼凡  
十有一年成化戊戌始得謝者歸凡二十有二年乃  
卒壽八十有八瓊山丘濬曰公官御史則振風裁貳  
廷尉則慎刑罰為郡守則著循良之譽總方面則廣



旬宣之政兩任邊寄所至威行而惠施又謹知足之  
戒決勇退之節巋然獨立於嶺海之間所謂天地間  
之完人也置其然乎孫綱正德甲戌進士官郎中  
魯能字千之新會人景泰甲戌進士累官戶部郎中  
歷官踰十年乃得陝西叅議或以為惜笑曰人臣當  
務盡職豈暇計資級哉成化戊戌進右叅政庚子進  
右布政使辛丑轉左八年之間四遷閔陝重地屯聚  
戎馬十數萬控制荒逃糧餉百需皆取給於藩司能  
為佐貳時日事巡歷山川阨塞屯堡要害儲峙多寡  
兵馬強弱將士堅脆皆心憶而口數之既總司事創  
會計堂凡錢穀出納條例簿籍咸度其中每歲夏秋  
當徵稅糧時會議於此稽考一歲之所出入因登耗  
以加減量遠近以分派而屬藩封祿米亦均節之自  
是邊儲有備而民力不困戶部每歲所給糴米銀數  
十萬兩舊多乾沒於權要能惟估值分糴升合無或  
虧者其弊遂革甲辰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璽  
書巡撫甘肅仍支二品俸時父已年近九十悉遣家  
屬南歸侍養獨携一僕自隨甫下車即嚴閱部伍補



別利弊為合行事宜凡十曰新號令曰謹練習曰脩  
城堡曰明賞罰曰覈功實曰抑虛詐曰恤孤寡曰稽  
積儲曰行賑貸曰撫蕃落行下之日軍民騶呼載道  
咸曰數十年無此也三閱月父訃至時制凡守邊大  
臣有故非得代不許擅離能摧毀勞勦刑神瘠耗代者  
乘傳至而疾已大作歸至會府而卒年五十有八時  
咸稱公為有德有才君子云

李嗣字克承南海人性端謹質幹魁梧年十三有司  
羅為邑庠生氣蓋時輩識者知其偉器景泰甲戌進  
士授南京戶部主事嘗催督南畿江西積欠輸賦不  
勞而集乃奏增大臣一員專董其事遂為例晉署郎  
中事時五城兵馬司妄奏房鈔都稅司侵剋公課蠹  
政戾民叅提兩正其罪士民快之尚書張鳳推重之  
曰公輔才也尋實授郎中出知金華府下車之始適  
行鄉飲酒禮有司設主席殺核視賓十倍遽命撤之  
由是吏民知風指終嗣任不敢干以私奏立正學書  
院祀先儒王何金許四賢重修呂東萊張南軒朱若  
亭會講麗澤書院俾郡人知所嚮慕壬辰入覲課



尋遷浙江右叅政尋轉左脩築長堤以禦紹興寧  
波海漲二郡民永賴其利又上軍政數十事皆行之  
晉福建右布政使漳州有狂生得幻術醉後能人役  
草木邑吏上變藩臬議舉兵嗣曰討之是激其反爾  
單車往其家命縛以歸一省帖然尋轉左布政使辛  
丑入覲道經金華民爭迓之攀轅涕泣不忍舍刻  
石路左以昭功德癸卯遭內艱適蘇松多事奮情起  
為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巡撫其地首陳事宜降勅  
嘉獎所至百廢具興居無何召還授戶部右侍郎丁  
未廷試預讀卷尋轉左侍郎會時有言兩淮鹽法  
不舉虧損邊儲事者奉璽書督視兼都察院左僉  
都御史以行悉心群務遂感疾即上章乞歸得旨乘  
傳還第俟瘳起用弘治甲寅卒年六十有九居官三  
十餘年田園無所營增沒之日衣篋中惟白金十兩  
而已史論曰李嗣之名乃今知之為其廉也居官廉  
故蒞事公蒞事公故民愛敬民愛敬故功業昭功業  
昭故修名立修名立然後仁孔子曰君子去仁惡乎  
成名信哉審富貴安貧澹如李侍郎者不愧孔門之



所謂仁也已

張泰字叔亨順德甘溪人成化丙戌進士知沙縣為人端謹樂易政尚寬平而公庭亦無留事民愛戴之嘗鼎新學校躬先賢祠脩建縣治事集而民不擾公暇輒詣學躬勵諸生學業刻羅豫章陳了齋遺書以詔學者邑士用勸翕然超出聲利之外時縣經兵燹荒疫泰至百廢具舉甫三載以賢能徵授浙江道試御史巡視通州倉革包攬之弊言及 宮闈與政上怒杖責之幾死提督京畿學政公明為衆推服丁

憂養病十有餘年弘治壬子復起出按雲南奏開解額五名繩贓吏之尤無良者先是象馬思揲執木邦宣慰思罕竈法囚禁四十年未有以處之泰於是會議檄召漢土官兵臨其境以公移諭之思揲感悔遂送罕竈法復其故業械其首禍者三十餘人請罪積患一朝頓釋遠近稱其能既復命特劾中貴楊戴二人及威里壞法者 上怒甚既而霽威罰俸半年尋陞南京太僕少卿又改大理寺薊州 皇莊與牧馬草場爭地界日久累勘不明奉 命會武臣清理泰



密訪得永樂中開設圖本按之權貴始服陞副都御史總督南京糧儲遂疏專委任清兌支均俸糧委監收廣儲積脩常平清軍教總部運限稽派重查糧稽住俸省守支十二事俱允行正德丁卯遷工部侍郎公出納杜請託改南京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時逆瑾害焰熏灼所求不副竒禍立至泰當奉表入賀惟以土葛布遺瑾瑾知清苦然猶憾之會吏部以南京戶部尚書負缺疏泰姓名以請內批陞戶部尚書著致仕家居三月卒朝廷遣官賜祭葬泰謙和

孝友兄順庶出母歆薄分其產泰泣諫均分從之夫妻相待如賓每見必揖至誠接物未嘗言人過失喚僮僕不至聲色不加於前蓋其所養有素陳白沙先生尤敬重之生平廉介官至六鄉家產不增於舊之尺寸子孫未免饑寒云

張津字廣漢博羅人成化中進士父鐸字文振知福建南安縣愛民禮士守法奉公省冗費均徭役民多去思津成化丁未令建陽遏礦盜創縣城舉荒政除女妖置田以祀五賢治績甚著以憂去後補大治士



民誦之如建陽時召為貴州道監察御史條上勤講  
學詳下問慎命令採衆論四事 孝宗嘉納之巡按  
廣西均力役禁橫斂罷稅政拊遠夷所行必歆為後  
世式又言猺獞為暴日甚宜併力勦除不可姑息以  
養寇貽患語多切至陞知泉州府郡人想見風采時  
逆瑾扇焰鎮舶私人絡繹下郡邑公以嚴重居之輒  
屏息去政平而信吏牘無敢欺者民訟無敢誣者強  
戢弱安郡方仰見政化之成僅三閱月竟以逆瑾排  
去去之日百姓送者塞道且祝焉瑾敗起補寧波承  
凋弊之餘惜民力省浮費凡可安養生息之者無不  
加意又諭倭夷之入貢者守法毋縱倭人畏威不敢  
肆民恃以無恐陞山東參政去之日士民遮道泣留  
未幾擢南京都察院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時百度  
廢弛津一切釐正之進左副都御史巡撫蘇松諸府  
設施悉當肯綮如收訊中貴家僮倚勢作奸疏減新  
差織造內臣論已蠲逋負不宜重徵以失信天下請  
擇宗室之賢者育于宮中皆其大者以征海寇平陞  
戶部右侍郎兼左僉都御史還廣卒贈南京戶部尚



書津少入官即留心吏事視民財力如已膚髓雖位  
通顯自奉如寒士急公潔已所至聲望赫然病革猶  
惓惓以職任為憂一語不及家事上下悼惜之子碩  
賢歲貢不仕事母太夫人稱孝焉

王鎮字文哲東莞人父恪寶慶知府鎮為人敦重寡  
言笑弘治癸丑進士為翰林院庶吉士授兵科給事  
中出使安南其國王郊迎席拜以禮卓叱去之所餽  
金寶一無所受進禮科右給事中奉 勅清查南道  
屯田革宿弊擢工科都給事中正德初擢山西左

政遇例裁革改雲南左叅政時逆瑾擅權牽咎罰米  
五百石俸不足鬻產以償瑾誅進右布政使俄進福  
建左布政使遂陟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奉 勅巡撫  
應天蘇松嘉杭等郡兼督糧儲殪逆賊劉七于狼山  
禦姚峒賊王浩八于徽寧獲 賜鈔幣隨以乾清宮  
災警上陳言以答譴四事曰正大本以安天下省內  
臣以慰民望處驛遞以蘇民困廣延納以開壅蔽皆  
切時弊 武宗欲西巡疏止之不報歲壬申丁內艱  
服闋以父年老乞終養 勅起撫治鄖陽至任時聞



武宗欲巡幸諸郡供億動以萬計有求活虎豹以獻者悉令罷之且究其為首者褫府護衛奪民產奏下辯以還民已卯夏寧藩煽亂震擾荆襄鎮下令設守備人心獲安擢南京刑部右侍郎嘉靖紀元辭前陞俸既允隨上疏陳十事曰正心以正大本勤政以法祖德親賢以廣延訪守信以重 詔令崇德以禁奢侈舉知以求賢才體仁以恤民窮修禮以正風俗裁冗員以復舊制慎刑以重人命亦多見採陞南京戶部尚書疏又以父年老辭不允時南畿大饑鎮區區賑恤請內帑銀五萬給之尋卒于官年六十有一訃

聞 上命賜祭葬

洗光字汝實順德人自幼穎異天性孝友領弘治壬子鄉薦丙辰登進士授安仁知縣廉而能愛明而能斷有誣獄久不決公一訊釋之時為之謠曰民無冤訟有洗燈籠訟無滯屈有洗三日其明斷若此持已嚴約一介不染日進諸生於庭訓以忠君報國之義太學士桂萼兄弟皆出其門二院交章薦之值丁外艱起補泰興甫四月 召授監察御史按視南直徽



寧諸郡所至問民疾苦摧強抑勢一時貪吏望風解  
綬辨臨江商獄之寃世尤稱之居臺中七年獨立敢  
言風裁懋著 孝宗朝上毀佛疏 武宗朝論逆瑾  
擅權及上止輦疏劾江彬誘駕之罪中外震危之公  
不為動也尋以母老乞終養梁文康公贈詩有平生  
忠孝真兼足浮世功名儘讓先之句居家孝養絕意  
仕進嘉靖戊子以薦起任南京通政司叅議尋轉太  
僕寺少卿圉政脩舉歷陞南京工部侍郎遇 太廟  
災自陳改南太常卿致仕杜門結社卒 賜諭祭公剛大

之氣廉靖之守為時儀表入祀鄉賢士論重之其子堯相廕

光祿典簿覃 恩錫命有敏勤蕙慎等語足徵其賢云

唐胄字平侯瓊山人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弘治戊

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禮魁登進士授戶部山西司

主事丁父憂值逆瑾竊柄謝病歸瑾誅起授戶部河

南司主事屢疏諫差內臣蘇杭織造又請為宋死節

趙與珞追謚立祠皆閔政體尋陞本司署負外郎廣

西提學僉事遍覽群書以啟迪多士陞雲南副使擒

橫虐土官莽信覈貪狼知縣趙九臯諭解木邦孟卷



二宣慰搆亂改提學陞叅政右布政使入覲陞廣西  
左布政使時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祿米自出  
幼具題日為始歲費幾千萬石乃奏革其弊得旨  
如議通行天下陞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處  
軍務改山東巡撫所至著聲陞南京戶部右侍郎轉  
戶部陞本部左侍郎時議征安南曾言事體至重決  
不可征上遵祖訓崇內脩以隆治安疏力陳不可伐  
者有七時武定侯郭勛欲以祖配享又沮止之戊戌  
夏議明堂享禮又上疏忤旨罷歸是冬詔復冠帶

疾篤聞

聖駕奉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猶疆力

叩首曰此神聖之見萬世永賴可謂猷畝不忘君矣  
曾秉性耿介素以器識自負尤孝於事親家居服食  
澹泊足振靡俗為文有理致源委不尚浮靡惟篤嗜  
白玉蟾詩文為之精選此其所好殆與俗異也所著  
有瓊臺志江閩湖嶺都臺志西洲存稿行于世子穆  
嘉靖己丑進士禮部員外郎

黃衷字子和南海人父璉居喪盡禮以學行稱譽髦  
多從之遊衷幼穎絕倫三歲誦孝經問孝本天性也



何別於天子諸侯連大異之弱冠登進士第授南京  
戶部主事監江北諸倉查括積歲侵羨得粟十餘萬  
及督榷揚州尋罹內艱僅四十日輸權銀九千三百  
餘兩前此卽一歲之入也正德初復除戶部晉負外  
郎罹外艱奔喪服闋銓擬改御史力辭乃補南京  
兵部負外郎晉禮部郎中後轉武選尋遷吏部在留  
都又與朱應登顧璘陳沂輩以詩文擅名後知湖州  
府稍遷福建都轉運使巡撫胡世寧薦襄堪總糧政  
遂晉廣西叅政督糧至則嚴繩恣為奸利者境內肅

然大征古田帥師由洛容斬首二千餘級論功晉俸  
一階兼賜銀幣辛巳八月晉雲南右布政使征芒  
市以功癸未轉左巡察疏襄忠清公亮宜加重任甲  
申擢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薦賢黜貪安民禦盜清  
里後以節財力復條陳地方利病八事皆切機宜無  
何移鎮湖廣兼理戎務首劾分巡守備者二人奸吏  
多望風解去復脩沔陽州龍洲滄浪等隄士民立碑  
以紀功德在鎮數月積粟八十餘萬石銀四萬餘兩  
戶部疏聞降勅嘉獎賚以金帛丙戌湖北盜起委



守巡官授以方畧進兵剿獲首惡六人斬首二百四十餘級生擒六百九十餘人捷聞大被 褒賚會營仁壽宮及 顯陵晉工部右侍郎兼僉都御史督理運木事竣有銀幣之 賜以考最方病足痿乞休不允比改兵部右侍郎得報即抵家疏四上皆不許辭會有忌之者恣為飛語謂秉潛至京師乘山輜謁當路人皆知為致仕侍郎王蓋非秉也後校尉奉 旨密查自廣至京驛遇閱文雖偵伺無跡猶勒冠帶閑住或勸上疏自明秉曰事久當白何必辯也已而言

官果奏根究讒人竟亦報罷久之奉 詔復職致仕卒年八十所著有矩洲文集十卷詩集十卷奏議十卷海語一卷皆行于世  
陳錫字祐卿南海人宋朝散大夫康延之後祖觀字思賢布衣博學敦行工於詩學士黃諫擬諸姚鵠岑參有滄江集父珙字伯玉以戴記授徒貢為上猶訓導以身率諸生嘗夢崔清獻教之曰子知學乎毋不敬內敬恒存思無邪外邪難入寤而索諸言行錄果協於是終身誦之世傳緗素至錫尤力學弘治乙丑



進士授戶部主事嘗司廐逆瑾方用事群璫列中外  
雖束芻出納亦混主計錫以法繩之衆不敢肆司漕  
通州革弊政六條人以為便轉負外郎調吏部稽勲  
司尋陞郎中一時名流咸所咨決屬舍人朱麒求襲  
封保國公錫駁之曰洪武之約非有重大軍功不得  
封爵襲蔭今朱麒襲公非約也宜從始封伯爵尚書  
楊一清從其議因著為令正德丁丑遷福建叅政歷  
左布政綏定叛軍鈞稽乾沒樹植風紀綽有令聞擢  
應天府府尹去之日閩人為立遺愛亭居應天未及  
三載廷議欲晉孤鄉錫竟請致仕凡三疏得允優游  
田園以翰墨自娛凡十餘年始卒年八十有一蒙  
賜祭塋郡人祀之鄉賢祠第鏊能詩以子紹儒考績  
封戶部郎中累贈太常寺卿

鍾芳字仲實先崖州人改籍瓊山少育外親因黃姓  
後奏復焉弘治辛酉領鄉薦第二正德戊辰試禮闈  
第七登進士二甲第二選翰林庶吉士授編修以忤  
時左遷寧國推官陞漳州同知精於吏事政績大著  
歷官南京戶部員外郎署吏部稽勲司郎中轉考功



陸浙江提學副使校文必上名檢挑撻諧蕩者文雖  
工必懲浙士斐然向風陞廣西右叅政去貴縣虎患  
諭降洛客賊討田州叛酋岑猛定平樂藤峽屢有軍  
功捷 聞兩賜金幣陞江西右布政使凡藩祿軍需  
之難處者區畫悉得大體陞南京大常寺卿疏言祭  
告禮稱 上意陞南京兵部右侍郎改戶部右侍郎  
奉 勅總督太倉經畧邊儲漕政大舉甲午七月南  
京 太廟災自陳脩省以回天變言甚剴切且乞休  
上重違其請准致仕居家十餘年未嘗一至城市惟

以書史自娛名其居曰對齋取對越上帝之義有干  
以私者謝曰吾守志猶嫠婦豈以晚而改節耶甲辰  
薨于家訃 聞贈右都御史賜塋祭芳性簡重寡嗜  
慾其為學博極而精雖律曆醫卜之書靡不通貫然  
皆取衷於孔孟正論為嶺海鉅儒所著有學易疑誼  
春秋集要皇極經世圖續古今紀要崖志畧小學廣  
義養生舉要及詩文二十卷行于世

翁萬達字仁夫揭陽人生而穎異五歲能誦書比長  
有文名嘉靖丙戌登進士授戶部主事督稅監兌所



至有聲權河西務疏戚畹侵奪語甚峻 上可之庚寅陞署員外郎督通州倉會權貴阻撓運道使人奪其舟乃不敢犯漕令謗言朋興屹不為動辛卯陞署郎中議奏監政利弊會圻輔大饑奉 命出賑減去騶從巡行勞來立法簡便周至民甚懷之咸曰活我者翁公也屆平奉 上嘉獎有金帛羊酒之賜癸巳陞知梧州府時方興兵供億經畫悉力立辦而尤以厚學校正風俗為首務咸寧侯仇鸞縱徒卒橫行市肆間即縛其首十餘人杖擊之乃遣於是相戒無敢

化丁酉討安南擢廣西副使首列征南事宜白督府蔡經行之登庸懼採毒藥以試刃收巴豆困集置上流截竹筒埋地中冀陷馬足陽言先襲廣東以撓我時賂邊氓覘伺我事以一閔吏飲賂往來不復能禁萬達於是密募敢死士入偽都旬日盡得其狀乃下禁令曰敢有出境與賊通者磔之籍其家能擒莫賊一人者予百金登庸聞之愈恐莫知所為乃上議于經尋復議善後之策十四事皆原始要終足為經制云秋八月陞浙江右叅政督府上疏以萬達通達國



體曉暢戎務宜終始安南以贊成安攘之功 上俞  
其請改廣西時尚書毛伯溫奉 命征撫九月萬達  
承檄分屯龍憑思明等處簡士卒礪器械足饋餉誓  
師以聽於是登庸詣鎮南關親繫組以降遣其姪文  
明與其土目許三省奉 表入朝其辭甚哀於是伯  
溫經鸞會兩廣三司以登庸投降區處機宜奏聞  
上是其議報可罷安南為都統使司班師論功進爵  
行賞有差是役也萬達之功居最初登庸來降萬達  
與諸同事步出鎮關登庸持箋筆乞言其意故以寤

我也諸同事讓于萬達萬達執筆大書首言 朝廷  
以好生為德待以不死恩至渥也中言宜永有一心  
臣服南荒詞氣慷慨筆力嚴勁以授登庸跪讀惶恐  
稱萬死匍匐而退壬寅擢四川按察使癸卯擢陝西  
布政使時諸藩以祿聚訟比至裁取適宜無不歡悅  
甲辰二月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陝西釐奸剗  
弊煥然一新時出拊循關中晏然十二月擢兵部右  
侍郎兼僉都御史總督宣大諸邊軍務兼理糧餉疏  
報謝大約以鞠瘁自誓遂劾 奏將官邵永姦貪姜



與衰老於是選將帥集客兵廣峙蓄修器械固險要  
謹偵探明賞罰西鄙邊備堅不可犯秋七月大同宗  
室克灼等潛謀出邊勾虜為患禍在門庭萬達庶得  
其情密行總兵周尚文擒發姦跡顯露者以聞不  
動聲色坐折逆萌八月虜大舉入寇萬達督官兵奮  
勇鏖戰據險遏敵射死者亡筭虜畏遁去捷聞上  
悅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寫勅獎勵乃議築邊牆  
延袤萬餘丈親自區畫又序次畫圖說以進省費約  
九萬餘兩兵部以聞陞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  
蔭一子賞銀五十兩紵絲四表裏尋以討定宗室有  
功聞上曰剪除禍萌功出非常兼官蔭賞如舊萬  
達復為河套議凡數千言大要論復套與搗巢不同  
惟欲謹亭障飭戎備和行伍固元氣以俟其隙為計  
之得聞者稱善己酉春虜犯宣府將逼居庸以入萬  
達諜知之夜草疏請以周尚文率領精銳以遏虜衝  
大戟三日夜萬達躬擐甲胄督兵數千人出禦麾下  
將請曰虜騎充斥未可進萬達曰我志決矣誓不與  
此虜俱生於是馳驅先入衆無敢後者會西風大作



萬達輒索車數百輛曳柴以進塵霧蔽天虜大驚曰  
翁太師兵至矣解圍而遁 上密遣人緝知虜勢猖  
獗及萬達親督戰狀已而報捷疏至 上大喜陞兵  
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五月召入為兵部尚書冬十  
月奔父喪庚戌秋七月大同帥挑虜邀功失事詔以  
金革奪情起復萬達適病疽扶病上疏乞終喪會虜  
由古北口入蹂踐 畿甸京師戒嚴上特趣召萬達  
聞之慟哭曰主憂至是豈臣子愛身之日乎即日哭  
于几筵不告妻子力疾單騎就道間關萬里未及

十日抵京仇鸞譖萬達殊急時虜雖出邊浮議遽起  
上屢問曰翁萬達至未邪有疏不得達 上訝以為  
遲奪秩候用不數日起為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經畧紫荆諸關會兵部抽民兵令急遠近騷怨萬  
達疏其未便寢之省費無筭三鎮賴之萬達晝考公  
事夜念家艱憂悴殊甚足疽忽作不能動履又上疏  
亟賜罷退以終守制之請語意迫切廼得解歸瀕行  
謝疏中字訛誤 上責斥為民冒暑歸鐵林塋父廬  
于墓側為書數千言告泰泉黃佐述其衰墨不得已



之情誦之莫不感愴鮑江故有河通諸邑潮久而淤  
疏治之舟楫通利居民大悅壬子冬十月 詔復兵  
部尚書而萬達方遊武夷鯉湖至清流縣病作謂其  
僕曰亟歸吾將逝矣越十三日至上杭舟中大劇正  
目仰天哭曰我遭逢 明主受國厚恩乃今長已矣  
其何以報問其家事不答瞑目而逝又二日抵家歛  
之時眉宇欣欣如生又四日簡命臨門則已不及見  
矣萬達性剛志潔思深猷遠視抗千古心雄萬夫坦  
而有制沉而善斷胸襟灑脫洞然如青天白日時出  
經濟真如迅雷之不可禦鬼神之不可窺故能運變  
傾否動有成筭雖古社稷臣亡以逾也所著有稽愆  
集平交紀畧總督奏議各若干卷藏于家

陳紹儒字師孔南海人號洛南父雁泉公嘗夢神人  
授以積墨之法并甲榜二字以語府尹天游公大奇  
之是夕公生異光滿室及長風格凝整識者占為國  
器五歲讀小學孝經明愛親敬長之理弱冠績業淳  
丘朱明觀中精于易嘉靖丙戌補從化弟子負應辛  
卯歲貢卒業成均每試必居首時司成甘泉湛公涇



野呂公南野歐陽公咸器重之丁酉秋中本省鄉試  
戊戌連登進士第觀通政司以給假歸省適太淑人  
病公晝夜扶持不少懈淑人假寐見有朱衣神人護  
之病遂愈還 朝授戶部雲南司主事晉負外郎詰  
內監混竊之奸革倉庫積年之弊議設陪庫主事一  
人經歷大使各一人以防闌出遂著為令一年羨餘  
至盈五萬陞山東司郎中奉 勅總理遼東糧儲兼  
理屯種三年章凡十數上皆防守大計時承平日久  
忽報虜寇至公登陴拒守寇不得逞而去公益習

射射必破的諸將驚謂神授調山西雲南司郎中進  
會計錄 上優詔從之省京邊冗費二十餘萬陞湖  
廣按察司副使撫治鄖陽秋襄樊水溢城不沒者三  
版乃議築老龍諸堤以捍之水不能為災又捐俸濟  
饑存活萬餘人襄人樹膚功求賴碑于峴山以紀其  
事適以權貴人指謫文致其罪謫福建泉州府同知  
未赴任轉江西南昌府知府越五月吏畏民懷陞廣  
西按察司副使奉 勅備兵右江蕪理分巡營新城  
堡又經畧千蔓理定等處置兵防守地方寧謐督狼



兵救援兩浙紀律嚴明所過秋毫無犯晉福建叅政  
丁湯淑人憂服闋補四川叅政尋轉按察使肅政明  
刑憲度惟戢平白蓮教秦政和之亂脅其渠魁散其  
黨三千餘衆陞廣西右布政尋轉左丁雁泉公憂哀  
毀如禮服闋補雲南左布政使行間召為順天府  
尹時穆皇登極百度惟貞又釐革縣驛冒濫豪貴  
斂手甫六月調太常寺卿上耕籍召公問禮儀公  
据經以對上聽之又奏汰道流之冗濫者陞南京刑  
部右侍郎條陳遼東甘肅等十三鎮兵馬主客錢糧

言極明切上嘉納之轉左侍郎提督京通臨徐等  
處倉場議復漕運例限六疏晉南工尚書有忌者媒  
孽其短然無所裙撫詔令致仕公南歸杜門惟研  
究經典以誨子弟平生忠孝大節至老不懈其治心  
窮理以濂洛為宗文尚史漢詩祖少陵所著集二十卷行于世弘  
采蔭歷南戶郎中弘乘學博諸孫振振多賢者

譚大初字宗元號次川南雄始興人系出宋朝散大  
夫煥之後祖昇父驥俱以公貴贈戶部左侍郎生而  
穎異十歲補郡庠生督學在渠魏公竒之授以正學



故公知綜究經史性理一洗俗學之陋中嘉靖丁酉  
鄉試以原緘貢費還官戊戌進士獨跨蹇驢代步時  
明堂禮成奉 詔歸省丁生母劉憂脩郡志太守胡  
允成甚敬重之赴選授工部營繕主事管修京通倉  
并理磚務獨持議清查釐革積弊有語以善處權貴  
者公以正對書上蔡先生言萬事真實有命人力計  
較不得一段揭之座右以自信丁嫡母劉憂服闋復  
除戶部尋改戶科給事中日坐省署披閱章疏會編  
審富商謗懟易生公曰藏富於國不若藏富於民既

省成上下安之轉兵科右充副使 冊封淮藩嚴却  
餽遺轉刑科左滿考擢江西按察副使獨振風紀不  
撓權勢清理軍伍妄報者多所開豁御史以不及分  
數阻正色曰不足分數罪小貽害於民罪大御史從  
之於驛傳符牌革冒濫尤嚴即撫臺有給亦塗抹不  
行撫臺但愧謝而已民有枉抑咸呼訴譚青天滿考  
具疏乞休疏至已擢廣西叅政不得已之任值桂林  
漉米價騰涌請督府發梧州倉糴全州粟便宜賑恤  
粵人賴之居粵二年值家報陳淑人卒次子皆殤公



悲慟疾作遂決去志疏上不待報而行尋奉 旨得  
 致仕築拙逸軒讀書其中門人弟子來學者隨問應  
 之多有啓發嘉靖丙寅 世宗皇帝召用者舊即家  
 拜河南右叅政尋轉南京右通政應天府尹三奉  
 詔書義不敢後乃行次桐城聞 大行皇帝詔就彼  
 哭臨服闋赴任 穆宗即位疏乞仍以叅政致仕不  
 允 召為工部右侍郎改戶部左侍郎 勅總督倉  
 場疏未議以禪財用舉實才以濟時艱首薦僉都御  
 史海瑞可大用尋累乞休不允陞南京戶部尚書道

出淮陰引疾疏乞以侍郎放歸奉 旨以尚書致仕  
 有田八十畝瓦屋八九間聊足安居日與門弟子講  
 明舊學卒年七十五 諭賜祭塋所著有存稿八卷  
 族譜五卷自叙年譜一卷遺戒子孫勿請祭塋勿求  
 墓長常言士君子保晚節難兢兢業業日若寡過未  
 能者尚書馬森誌其墓稱其涅不可緇寵非能榮文  
 獻公後一人而已布政使錢唐陳善稱其清介足以  
 勵頑凝重足以鎮俗進必三讓退由一辭出則鳳覽  
 麟游處則龍蟠豹隱卓然有大臣風庶幾古社稷之



臣云

李義壯字稚大別號三洲番禺人幼聰警甫十歲治  
舉子業已露鋒銚十四丁父憂哀毀骨立庚午弱冠  
就試督學首選之遂以儒士舉于鄉癸未登姚沫榜  
進士授仁和縣務先脩廢舉墜鋤強植弱居三年政  
通人和陞戶部主事浙民有去後之思大司徒梁儉  
菴公知其清慎檄監臨清權稅不屑苛細商民稱便  
事峻改禮部儀制大宗伯李公時推重之同官若陳  
東田汝成王慎中屠應峻陸銓王煇俱負駿名以公

學行老成資為益友丙申陞精膳員外郎得 誥贈  
其父母陞主客郎中丁酉陞廣西按察僉事提督學  
校端已正範崇雅黜浮得士稱盛若莫抑王納講周  
時中趙孟崇文希儒皆成進士嘗攝試臬事革藩府  
守衛之暴雪郡守潘氏之寃明慎勅法獄多平友時  
稱廉明楚苗弗靖陞公湖廣辰沅兵備副使便宜行  
事時都御史萬公鏗以為憂公悉心區畫直抵盧溪  
殲生苗之為梗者諸若望風請降地方乂安拜白金  
文綺之 賜加俸一級尋陞四川叅政分守川東丙



午陞福建按察使革冗弊清吏蠹杜請託縉紳大夫  
毋敢以私干者轉右布政使未幾陞都察院右僉都  
御史奉勅巡撫貴州公至則殫策靖苗以安邊定  
變為急與總制抵牾乞休以歸杜門讀書絕不干謁  
築一室日坐其中吾伊不輟工古文詞性資峭直面  
折不容人之過嘗遊井泉先生之門晚年學日益進  
所刻有三洲初稿十五卷子成性鄉試解元未會試  
卒時咸惜焉

鍾卿字懋敬東莞茶園人父雲錦以公貴封武選郎  
中公幼調儻有志略年十七上書季父黃山公以名  
節勗之黃山公竒其志既而補邑諸生學使歐陽公  
鐸以鄉輔期之舉嘉靖戊子鄉試連登進士授知許  
州以實心敷實政而發奸摘伏如神績最陞南部員  
外郎進武選郎中丁外艱起補戶部河南司郎中坐  
祈穀南郊至後期謫郴州同知察獄賑饑民多全活  
俄遷萊州府通判擢人立石頌德歷晉南都水郎中  
擢知九江府以郡當孔道供億浩繁弛其不急者以  
甦民困脩陂塘泉堰幾以千計又禁絕權閥注籍之



弊繕治岳武穆之祠其革蠹維風類此陞廣西副使  
踰年晉叅政旋轉按察使時宗藩經据等觸法力請正  
罪諸宗肅然晉廣西右布政使己未晉福建左布政  
使上疏乞骸骨歸公克養完潔內嚴外溫居鄉杜門  
却掃足迹不謁公府至其憂世之心未嘗釋于懷辛  
酉歲倭夷山寇交訐公誓衆固守賊不敢犯其守已  
之介老而彌篤總督潘峯李公署其堂曰清白隆慶  
初元以耆舊起公懇疏謝病 詔以光祿寺卿致仕蟬  
悅榮名曠然不染真百粵之儀表而一代之球琳也

龐尚鵬字少南號惺菴南海人幼慷慨有大志弱冠  
入邑庠試輒居首中丙午鄉試舉癸丑進士觀兵部  
政與尚書聶公豹講心性之學明年授江西樂平知  
縣首禁兩閩格聞立社學訂會規置學田以造生徒  
立洪公皓許公瑗祠以表忠義政成召為監察御史  
差查盤直浙兵餉錢糧時總督胡宗憲懷奸罔上揜  
敗為功公與巡按王公本固發其事疏中語侵分宜  
執政怒欲中以竒禍 主上兩宥之事竣又執奏如  
前一時直聲震海內上防倭五事及通變宜民疏慮



周而識卓時論臆之復命差巡按河南經理文武  
科場得何洛文輩皆一時名士時汴梁強宗撓法首  
鋤其最跋扈者所至貪墨之吏望風解印綬時撫臣  
得白鹿于王屋山會公獻瑞公不可曰流徙之民載  
道忍言祥瑞乎故其詩有曾訝舟山多白鹿俄聞雙  
兔出淮揚及九重若問豐年瑞願上流民鄭俠圖之  
句事遂寢未幾丁父賓梅公憂哀毀杖而後起服闋  
赴京適管考察事有才望者皆得存留採科臣胡應  
嘉疏劾郭安陽不法與高新鄭相倚為奸不報差巡

按浙江入境首按墨吏與勢家橫逆者寘于法上里甲  
均平䟽立為條鞭之法歲省費百萬民若更生具奏  
通行各省至今賴焉家置牌位朝夕俎豆之又立為  
生祠以紀功德巡撫劉公畿討平礦寇厲公紀驗釋  
出幼小者千餘命歡聲載道又建孫忠烈公祠脩岳  
武穆墓其表章忠節意惓惓焉尋擢提督京畿學政  
所掄士先德行重經術次以文藝士多化之肅皇  
晏駕穆宗即位會言臣首陳時政數萬言皆經國  
大猷上弘獻納以光聖治慎服御以重郊禋廣恤



典以勸忠義等疏尋還京師侍 經筵預纂脩  
肅皇帝實錄是冬陞大理右丞三年戊辰春陞僉都  
御史總理兩淮山東鹽屯行部至東昌太監張恩朴  
殺無辜飛疏劾奏之司禮寢其奏待恩辨本至竟下  
法司恩得末減謫戍巡歷邊疆長城萬里足跡殆徧  
經畧籌畫思為永久之計與總督王崇古河套搗巢  
功大奇執政忌之遂不得叙未幾御史以私憾劾公  
尚書楊公博大驚曰此能臣也國家將大用之特疏  
留公執政不悅四年正月奉 旨切責楊公着致仕

而公閑住五年四月以浙江織造事論罪廷臣咸推  
轂已而楊公起公於萬曆四年冬起提督福建軍務  
至則罷商稅減寺租蠲宿負五十餘萬僅逾年擢都  
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因奏最以吏書小悞年  
月差錯吏科叅劾回籍聽用抵家二日與太淑人永  
訣人稱其孝感已卯刻條鞭法合省立永賴祠以報  
功建玄覽臺及三祠堂重修百可亭取人能咬得菜  
根則百事可做語意也九年辛巳卒下正寢年五十有  
八公本以忠誠精白之心負慷慨特達之節而兼以謙



虛純一之度故其建立磊磊落落如高山大川車轉  
烈烈如震雷皎日而其膽畧充足以當大事靖大變  
知有國家之法紀而不顧一身之利害知恤生民之  
休戚而不避一時之讒忌孟氏所稱大丈夫公其無  
愧色哉公之著述奏議甚富而氣甚雄文集若干卷  
奏議若干卷殷鑒錄行邊紀若干卷皆足傳云

蒙詔字廷綸別號近野番禺人幼岐嶷與兄諫自相  
師友中角試于有司游郡庠弱冠舉庚子鄉魁壬戌  
登進士第授行人使轍所至必詢民生休戚吏治咸

否及為御史則向所閱歷若燭照數計焉差巡延慶  
宣大威畏翔洽夢中鄂國公來謁遂新其祠宇倩予  
為記其事又議處極橫宗室以正紀綱核功實賞格  
以弭宿弊陳兵食六事以固邊防憲紀大振轉差浙  
直條十事以綜理漕運懋著風猷出按八閩貪吏望  
風解綬已巳冬陞浙江憲副巡視海道島嶼澄清歷  
叅政憲使布政使奉宣德德丕釐法紀九五轉不出  
兩浙厥聲赫赫著丁丑冬陞都察院右僉都御史  
提督南贛軍務凡地方利病輒上封事以聞其於時



務必期有濟而不求赫赫名其敏直端亮肅然有大  
臣之度尋被論歸杜門養高孝事其母時母太恭人  
年近百歲起居強健既而公邁疾不起太恭人哭之  
哀未逾年亦卒有司為立百歲坊以表之公生平敦  
重不喜為言語文字嘗曰繁詞複說道之病也所著  
奏疏數卷傳于世

李邦義字宜之別號喻齋連州人  
生而穎悟貌甚魁梧與兄邦仁同志砥礪為督學蔡可泉公所鑒識邦  
仁領已酉鄉薦公益淬濯壬子舉于鄉登丙辰科進

士筮仕知上虞縣盡心民事梳爬剗剗夙夜匪懈六  
案凜若霜嚴庶民愛如春溫尤加意學校出所素業  
提誨之士多振起以績最召為戶科給事中糾駁得  
體歷兵科都給事中條陳時務直斥權奸言多剴切  
海內豔其風裁陞太常寺少卿告假歸省尋調南京  
公遂養高泉壑涵泳身心逾數載卒年五十有七公  
性方直耻為姍姍能面折人過人多忌之至談論天  
下事娓娓不少休皆中窾窾若弄丸解牛綽綽有餘  
緒也居嘗感慨時事遇有不便於鄉人者輒白諸上



官鄉人德之此外則一事一字不干公門其風槩真  
可表正流俗嘗寄友人謝朝貴詩云風塵已了燕京  
債世事寧嗟蜀道難此去滄洲堪寄傲不妨人作傲  
人看其素所養重可知已明興二百餘年連士登甲  
科者自宜之始其大節侃侃不苟如此乃急于退不  
竟其才悲夫宜之掌科時龐惺菴管河南道予忝禮  
曹郎嘗相過從所談者皆閔天下生民大計今想二  
公風度不可復見重為世道惜云

外史氏集曰大臣固貴有經天下之才尤貴有  
超天下之識而守之以高天下之節斯其所成  
者大其所及者遠而其所垂範者久而彌光使  
非川嶽炳靈孰從鍾而發之與惟茲粵嶠山海  
之所鬱盤靈秀之所融結鍾為賢豪翩翩然與  
中土相等埒七相而外最彪著者其勲業才猷  
可縷述云張光祿並曲江而起足稱二難其姪  
仲方持大鉞而西克清三蜀鄭愚之領節鎮黃  
損之位僕射非唐衰五代中之錚錚者乎馮章



靖通經術作樂記獻金華箴其學識宏邃矣余  
襄公救范仲淹論夏竦平儂智高其忠勲卓絕  
矣李大性條陳慷慨有不畏強禦之聲王大寶  
器識醇深有獨鏡恢復之志李昉英壯猷激烈  
有庶頑立懦之風郭閻悉心憂國有立朝敢言  
之節此皆有宋大臣謇謇匪躬者也若張度彈  
劾持大體而掌銓法以藻鑒稱陳鼎敷歷有政  
聲而任禮曹以寅清著羅亨信守孤城毅然當  
土木之變陳德文使西番犁然有採訪之功至

如李願之操履端嚴薛遠之任使清介張泰之  
庶而推誠接物張津之潔而急公愛民黃衷之  
鯁亮而文陳錫之平坦而直王績之條十事而  
敦重有威唐胄素多聞而耿介不染鍾芳之  
峻節陳紹儒之通方則皆部臣之優于康替者  
也又如盧祥之宏綱振肅而頡頑於林聰邢宥  
之素節清嚴而見重于丘濬彭誼多謀多能決  
勇退之節魯能有才有德懋君子之操翁萬達  
文經武緯威申邊郵龐尚鵬直節訐謨功垂永



賴則皆臺臣之苑有才猷者也前哲儀刑孰非  
 後動之繩矩哉蒸民詩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則茲群賢挺生謂非天眷  
 皇明降靈哲以翊丕運乎后之繩繩繼美當必有踵  
 前然而抒宏烈者

皇明降靈  
 哲以翊丕運

粵大記卷十七終

尚書源流





新刻竹書文書之類考  
後制之編年表  
帝堯五子  
皇明  
前漢

皇明

皇明



